

東臺縣志

第十册

卷三十七

卷四十

藝文

雜記

卷三十八

藝文

卷三十九

撰述

藝文 中

碑記

重修西溪三賢祠碑記

明旨 政



泰州治北百二十里而遠有鎮曰西溪三賢祠在焉所  
 以祀文正范公仲淹轉運使胡公令儀發運副使張公  
 綸也三公者當宋天聖中嘗修築捍海堰堰成而民患  
 除患除而民食足食足而民性復故立祠以祀之夫自  
 天聖迄今凡五百年而祠巋然存者豈必材之良匠之  
 巧哉記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然則西

溪之民之祀三賢禮也禮固百世不可廢也正德壬申春朱侍御冠奉天子命來理兩淮鹽政行部至祠下出公稟易牲醴爲文以祭禮成顧瞻祠宇喟然興歎諭分司謝公貴曰文正功業著當時文章垂後世爲有宋人物第一胡張二公能與文正協力以成大功則其心之正大才之有爲可知矣是皆吾人所景仰而尊崇之者也其浩然之氣流行於宇宙永永不息况其精神心術之所在如捍海堰者其神豈不眷眷於此哉祠之廢壞若此其何以妥往哲之神靈而啟後人之瞻仰修復之責其在吾與子矣分司承諭不欲損民財勞民力

縮冗費以其羨餘購材陶瓦伐木集羣工撤舊而新之凡再閱月朽者堅缺者完仆者立漫漶者治規制加於昔矣植桂木於隙地表其節也蒔名花於中庭馨其德也西溪之民樂之從而歌曰惟茲堰之成兮惟三公之賢我黍旣茂兮我食斯全作廟以祀兮匪禮之愆何雨淫而風虐兮碑旣壞而將顛茲旣葺而孔固兮樂奔走於年年分司知民之樂也於訖工之晨躬率僚吏及民之耆老以告其成且謂成之歲月不可不記諸石而以屬予予何人也而敢記三公之祠必有大手筆如范公于陵記之膾炙人口爲古今傳誦而後可予何人也而

政記三公之祠辭不獲遂爲次第其事以復若夫成堰顛末鄉先達張憲副文記之詳矣茲故略之侍御河南固始人分司江西新淦人政之可記者此特其一云

姚代巡開海口碑記

凌儒

國家東南歲運倚重漕河而廣陵迤北自邵伯迄寶應五湖之間俱係漕河要害大隄蜿蜒其上綿亘數百里隄外最下勢若建瓴而高寶興泰數十萬糧儲與室廬咸在內行承支河無慮數十凡以串場達官道相絡也而丁溪白駒兩港其諸水從出之門哉是今之所謂海口也歲久日堙故道阨阻卽通如白駒雁雁一線若丁

溪陵阜矣是以沿隄減開與伏秋淫潦諸水橫灌州縣之間置爲巨浸興泰尤甚蓋興泰地形窪下環視四方若釜底然十二年來所謂良田一望沮洳春且不獲舉趾何望有秋遊竇下而納溝中者所在呼父母垂涕泣未聞有司舉海口故告常津者夫自黃淮兩河衝決濁沙隨水由通濟入湖湖身墊高湖高水高非崇隄莫捍又非多建閘以減水則長隄孤懸顛風挾濤旁觸上騰隄必不固故印川潘公謂宜建閘壩殺水保隄然復慮分流太多與鹽難受欲勉建二座諄諄乎不必多建且再致意焉今則齒相比矣語具先後疏中皆可謂先見

至海口宣洩已嘗因科臣李公題上便宜勘覆僦工旋  
議罷由此言之海口與減閘其重蓋相等也不然停蓄  
中央不潰不止此海道舒公謂皆以高寶興泰爲壑讀  
其言可爲寒心哉夫上流不截下流宜通易知也全河  
旣障一支未完易辦也乃或不然何以故時固有待焉  
耳公攬轡至泰時麟院任公並至語及此惻然傷之遂  
題尺牘問疏通計此其軫念民艱必一朝去已斯稱快  
哉既以民窳詢謀未同乃會雋院凌公及麟院任公編  
濬場諸河應濬應隄苟可減水先圖一笑而兩海口  
則便利再請然苦水之民蒿目陳乞欲垂永利者未嘗一日不

嘗一日不在公公蒿目陳乞欲垂永利者未嘗一日不  
在民也乃六支河一東隄告成事矣卽畎畝盈溢稍稍  
介受其十三而停蓄中央者尙宛如昨公於是懼然謀  
諸海道曰理身者鬯其腸胃能不利其咽喉居室者繕  
其寢堂能無闢其門戶導黃淮旁入之水而海口不開  
則環隄三十六閘之所分流於下滔滔然不合晝夜者  
安受耶安歸耶矧各地方伏秋淫潦更無算也古今稱  
治水者莫如禹禹嘗十有三年於外蹈屨乘橈排中國  
之水使有所歸則亦曰注江注海孟軻氏之讚禹也曰  
以四海爲壑如公所謂以高寶興泰爲壑非計矣復與

繼至撫院傅公巖院孫公會題畢前議民竈始異者闕  
之終同者採之一疏累千百言罔非石畫疏上報可公  
奉命方鳩工庀事忽以丁外艱去海道公受公指開兩  
海口濬工支河建閘置椿以蓄以洩一如議越四月工  
竣以成功告之天子因與泰守李興化尹凌徵子言爲  
公勒石予何能言哉嘗取公疏伏而讀之仰見經世鴻  
猷與折衷至論矣大都破鹹水傷禾淡水傷鹽之說破  
海潮倒灌運河銷涸之說破鹽徒興販與倭夷出沒之  
說無非謂兩海口之必當開萬有所利一無所妨蓋確  
然不易者至疏終謂若不及時亟舉恐民竈昏墊之苦

終無蘇息之期卽歲報災傷日望蠲賑非人臣體國爲  
民之義斯語也何但愉快人心真可以動天地泣鬼神  
矣夫公以深識遠覽直吐胸中計無反顧且以直指使  
者觸暑折節馳驅沙塵數百里中躬自辨地形詢方言  
以成其獨斷其勤勞豈在禹下哉今觀泰興及諸場沮  
洳成田壅塞成河耕者煎者商者旅者懽然就業罔不  
稱利便入耳口碑洋洋乎東海上矣公殆庶幾哉體國  
爲民之義殫乎予渙中人也嘗曰人臣建衆與之功易  
而獨斷者難成未壞之功易而已壞者難豎勤始之功  
易而怠終者難是役也當議論未定之時出勘覆停止

之後舉於大工竣事既久公不謂難竟成之易豈不偉  
然一大丈夫事哉古稱三不朽者曰立德立功立言公  
以執咎盈庭慨然發論皆根極理要切中肯綮足以雪  
往詔來將使百世而下循其言可以祛惑足稱立言已  
以公復海上故道助大工益宏多若治室合龍口通溝  
渠然後堂構計畢將使百世而下四郡邑數十萬生靈  
免爲魚足稱立功已以公不激不亢委曲調停本之一  
誠要期於必濟將使百世而下被豐澤揚仁風足稱立  
德已兼茲三者以當名世是宜托之貞珉章示休烈用  
垂永久予不佞備述始末復海道舒公之請爲之記公

人  
姓姚名士觀登進士第巡按江北兼督學廣信之貴溪

舒海道開海口碑記

凌 儒

今皇上御極之七年黃淮潰決沙停河塞妨漕長淮南  
北水行由陸漸漬疆宇妨民臺臣以狀聞聖天子乃眷  
南顧簡今大司寇印川潘公經略之越三載底有成績  
然高寶興泰受湖隄減閘與伏秋霖霖諸水停蓄未有  
所歸而四州縣生民猶魚也儒因手大工錄三復之見  
主上之所咨謀與大臣之所登對往往以國計民艱並  
舉互言蓋兩重之矣漕利而民病有司不以報聞卽報

聞亦規規蠲免賑貸莫知長計所出嗟嗟彼昏墊者將待命於天乎蓋高寶興泰居五湖下流水國也注水用河不深則蓄淺而無所容束水用隄不高則障徹而橫潰四溢然海口不濬則宣洩未有路而分流者無所爲壑也三工俱要害而兩海口其襟喉乎不然河堤二工胥靡無益是地方至計所宜亟講者顧淮揚當南北孔道所轄院使與宦遊人臨蒞茲土日月無虛東距海南橫江山寇島賊出沒無時莫可禁戢先時兵備公稍得治兵禮使郵車勿失於江介桴鼓不鳴於海濤足矣至四海沮洳廢耕失業民間嗟嘆愁苦不獨耳目不及抑且時日不給蓋其勢使然哉公被淮揚兵備命初入境卽悵然興懷乃先敕五兵振刷營中諸弊百廢具舉已指水患謀之按院姚公將以援四州縣於溺中而登之平陸因得其所移一尺檄多方咨之當是時竈與民二心也執異說百口撓之公勿聽持之愈堅復念人情謀始之難勿迫之使敗也姑以一東隄六支河先請撫院凌公按院任公與姚公會題而兩海口則紓徐待便旣乃危言激論條別其有利無害者復請之後至撫院傅公按院孫公與姚公會題夫傷之至斯計之周蓄謀旣深斯發謀益果於戲公之所以迴腸嘔心圖此艱大萬

分費力視挽巨航衝逆流而上之也難且百倍焉夫人  
臣矢心矢力興利一方隨所願欲易如發蒙何施不可  
獨惟乎左有所繫右有所牽成謂喜功不成召怨於此  
周旋其間卒令合謀民竈兩利良工心獨苦已且二工  
終始一經一畫罔不受成公算而其破羣疑諸解說具  
姚院疏中大抵不外公指非所謂燿照而數計哉故前  
工寶應串場兩河瓦店泰山兩閘劉家堡射陽湖則議  
挑濬凡爲注水計高興東隄計百二十里內決二十七  
口減水四座則議築塞凡爲束水計檄知州邵夢弼李  
裕知縣凌登瀛韓介揚瑞魯錦分理之後工丁溪姚

口止馮家壩則議修復建閘二白駒牛灣河止馮家橋  
則議疏導建閘一而海溝車路兩河舊址則議挑濬深  
廣遠接丁溪凡爲海口洩水計檄李裕凌登瀛專理之  
其工費則議取諸備賑備儲銀粟罔以斂民夫役則辦  
諸召募無以勞民乃公則恪勤祇事往來畚鍤閒躬拮  
据行勸懲致如期役畢四州縣數十萬生靈昏墊旣去  
懽然樂生人皆曰茂哉五院功也予曰茂哉舒公功也  
五院功在地方公功在五院謂五院之功爲公之功豈  
不可哉知州李裕知縣凌登瀛來問計以彰鉅美予曰  
天地無爲風日雨雷宣力而成化也是故暄之鼓之潤

之動之贊兩儀阜萬物蓋至萬物成神用章矣然則風日雷雨之於天地有功哉予觀公翊贊五院殆造化之風日雷雨也行不爽令至亡後期使跂足延頸苦水望援之民一無所憾是宜荷生成者戴同天地荷斬幪者感并五公假令公當時亢激則謀敗事債瞻顧則氣沮事罷舉前功弁髦之安在其謂事無遺策聲施後世哉故今滙海閒觀巍然長虹延袤百里曰是舒公隄也坐安流上下載重浮輕曰是舒公河也跨龍從石塹宣滯導淫曰是舒公海口也計自今以迄百年敝壞則修皆自公始將與捍海范隄名垂永世夫公舉事凡千慮無

一失所至成功公何以獲此養由基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焉何也所操者熟也公攄素所蓄積修廢舉墜殆提忘歸於厝注之間且萬發而萬中之矣比於由基彼尙未知張弓執矢哉予故次第其說鑄之貞珉俾後來知所考也公名大猷號錫崖通城人

楊中麓分運裁革供應記

李思誠

臺御史歲一巡行海上經費在籍者舊有成額矣分運什一在揚什九在場重國課也先是諸凡供應取給於下東何一場受弊久矣風俗沿襲誰憫不均之役乎楊公蒞治軫念百姓疾苦慨然太息曰嗟乎夫上愛奢華

民亦念其家此誰非吾赤子膏脂而腴筋之乎矧儉約  
吾性也澹泊吾素也何復疲困吾赤子爲且彼分署通  
州者非吾之一體乎彼第於經費中十取一焉業有成  
議援此爲例可矣遂聞之臺御史臺御史如議則下檄  
嘉與百姓更始供應交際等項取之十場經費之十一  
其餘一切悉罷之不以勞苦百姓永爲遵守百姓鼓舞  
稱便以手加額曰此我公百世之德哉願勒之石以垂  
不朽用是請記於余余因之有感矣世之瘠民肥已秦  
越其民者豈少也乃公能節已之費而不忍竭民之膏  
倘所稱節用愛人者非耶蓋公負敏敏才而行之以慈  
愛之心其他德政炳炳麟麟舉不書書此爲不易之章  
程者是爲記公名維清別號中麓中丙子鄉試雲南昆  
明人

秦州分司題名碑記

徐光國

不佞光國載觀唐史至以人爲鑒可知得失之說誠確  
論也迨溫公諫院題名出而巋然堅珉有箴規之義焉  
若是乎題名之不可已也在昔管晏以鹽筴著而天下  
鹽官轉運有六兩淮居一焉兩淮運判若而人秦州分  
司居一焉載在鹽政志班班足按我明正德十五年始  
自御史鄭公氣請令秦州分司度地之中任劄東臺統

轄富安等中十鹽場催煎督課稽場司之黷清詰竈丁之勤惰使完課之錢物不費於官府煎鹽之丁力不疲於道路催科無字並行不悖分篆之盜竈也多且渥矣不佞光國產籍三衢今上天啓二年十一月繇南光祿視篆茲土三越春秋竊嘗慨之前此三載中轉遷代庖而去者十有一人不佞光國猶株守一局自知於竈一無少裨而人物山川差可縷數深歎文獻無徵爰聘海陵賢士魏公輔王元鼎諮訪纂輯稍稱信書獨本司題名尙爾缺典先是余鄉義烏蔣君德望有意採石去而未果似有待也噫嘻其人存則其政舉不今存之後未必有存之者矣是舉也迂而視之則不暇舉避而遜之則不能舉况乎巇政沿革之可否而人之賢否與俱巨石載瞻某爲過某爲弗及某爲芳躅之可追某爲傾覆之可戒因時以論事因事以求人觸目警心余何爲不思其所可法而殷鑒其所不可法也若是乎題名之不可已也今去正德百有六年其巡歷而德政最著分篆而紀載僅存積官而宦蹟可考得若干人鐫次鄉貫姓字於石監之聽事之堂命之曰兩淮運判秦州分司題名記

楚公濬富安運河碑記

何堅

明興建官設長貳羣蒞民事司主國計兩淮歲入當江南之賦厥責重矣非兼才莫任楚公之陟運副也以知昌黎有異政宰衡上其績天子若曰方今之務惟邊是亟亦惟才是擢昌黎令可任俞其請公至嚴課程稽積蠹明慎出納而約劑之憲臣曰才檄署司事值歲不穰首請出帑金賑之全活者衆諸場草蕩丁二百畝水鄉僅獲半給頻年爭訟公厯諸蕩所哀其太甚廉新灘均其予竈始服丁有登耗課囚之胥吏務增損爲殫力清覈始均矣泰州分司隸場十首富安西便倉者富安之要區也舊有運河自倉距曹家壩四十里名爲鐵索河

會於鰍魚港通於三义達於二洋以入於海運漕載薪商甍便之顧亢陽爲厲積淤成陸渠不可舟此霖淫驟發漫延奔潰無復故道潮湧輒逾堰而西瀉滂於田卽沃土無復有秋厯洪武迄茲未有疏濬之者竈民崔芬輩以公多興革有惠政懇請之公撫然曰是河關繫於國計豈尠哉河不濬則旱澇無備民艱食歲額莫辦邊儲何由充乎嗾民失業商亦罔資矣於是請於侍御孫公出帑費充之屬公經略復分委安豐副使張潭董之擇殷實而才者襄其役計工授直得河六千九百九十一丈給銀一千五百二十兩有奇工始丁卯九月十九



來視予越數閱月不置可以知公之得民深也乃忘寡  
昧為循良執役復繫之以詞詞曰無皇南望蒲昌巨澤  
爰煮厥水誕茲民食遐陬通貿飛輓是易富安勝區埒  
於別邑蜿蜒海河既涇且塞維我司副溢然與惻懇告  
急臣出以羨積工無不亟修忽報績瞻彼行潦猶瀆之  
一美而澤信渠渠焉之德考文信之冀公績焉邁德懋業  
三萬壽年

安豐場華周二王神廟碑

國朝 吳綺

蓋聞祀先利物有功與德者斯崇祠重維風惟忠與孝  
者弗匱故誠存一念而英爽亘乎累朝道濟當時而利

益昭於百代古國典所必重而民俗之由隆也安豐為  
靈之區歷代鮮薦蘋之字而華王之有廟也則鄭君  
所創始焉王世本譙人生當漢季少工經術本有志於  
扶傾兼善方書乃多端以療疾辭徵辟而不就品具高  
風視分劑以無差心存妙解滯腸割腹一光時下蛇蟲  
養性除疴五戲常兼熊鹿神奇罕測具有陳壽之編羅  
網無端遂及魏武之難雖書焚獄戶帳丹笈之弗傳而  
散授神樓服青粘而多驗在昔魏晉之際得門人吳普  
懷師誼而始祀於蕪城近今慶歷之間有土民王某感  
神麻而別祠於淘境方家瞻仰咸奉醴以告虔庶姓祈

求得刑牲而薦社但附庸金地初則俎豆之不專而錯處塵衢繼又垣墉之未廣民之聽也神其吐之鄭君系出康成由來樂善人如龐蘊本自好施乃因遘疾之獲痊仰蒙神佑遂欲崇祠以修祀爰與衆謀公同善之懷錢百緡而未足鼓當仁之勇鐘萬杵而不辭闢地開基手除荆棘比材作室肩荷梓桐遂得鳥革翬飛告神工之克就龍章鳳質慶廟貌以維新夫上扁鵲之陵土能愈疾入神農之谷草可除疴而况蘋藻之勤修時無廢事必有威靈之顯應仰藉宏庥矣又以里有周王世爲宋之孝子夢徵龍育少秉靈姿性切烏傷早多懿行奉

慈言而遠涉將祈福於婺溪聞凶訃以長號竟殞身於衢道孔聖公感之而挽救胡舟子奉之以貨船翊應正烈之封著於前代雨暘疾疫之禱顯於累朝特爲傳寫詣厥故鄉備列威儀肖諸前殿昔郭公侍膳尚且山號考堂考叔懷羹猶復祠稱純孝况斷腸以痛母致畢命以從親用勸敦倫良堪化俗忽都烈之聖故廟此其宜哉狄仁傑之毀洛祠吾知免矣然合其前後已昭神聖之規模而計及久長必藉僧人以守護爰招緇侶更啓法堂鹿苑東開麗雲霞於金榜鷄園左闢啓日月於銀繩舍敞赤華月滿恒瞻瑞象房開紫奈清風不雜凡香

室是維摩問法堪橫獅子筵修圓覺聽經常到雉兒拈  
座上之花經裏三千蘆蔔製山中之漏池邊十二芙蓉  
固已四衆燈香方便眠魚之席兼之三餐粥飯現成養  
鶴之田不必投齋更向洛陽寺裡母煩乞食常居舍衛  
城中此則共賴佛光將以永邀神慶以斯濟世可衛國  
而庇民以斯寧人可厚生而正德君之致力可謂勤矣  
君之用心可謂密矣建袁雙廟當必顯驅虎之靈作頭  
陀碑實有愧雕龍之彩爾

重修范公隄碑記

丁世隆

兩淮歲辦額引一百六十萬樵煎供運惟三十鹽場是  
賴而中十又甲於諸場顧地之距海遠者百里近或數  
十里其不狎於蛟波以范公一隄爲之障也自宋天聖  
中公築隄成沮洳斥鹵之地頓爲沃壤海濱之民聚廬  
而處耕桑繁殖潮汐無虞歷今六百餘載口而祝之歌  
詠其德勿替隄之所繫顧不重歟閒有領圯莫不隨時  
堵塞康熙壬辰秋颶風簸蕩海水汎溢隄決枿角豐利  
等場飄沒田廬人畜他場雖未衝決而驚濤漫漲埽蕩  
波沉溺死男婦千餘口民情震恐臺司加意軫恤檄行  
前司會勸捐修估費金錢二萬緡商資民力木易猝辦  
曠時莫定予以癸巳春祇奉

開書分運吳陵甫下車日睹陽侯播虐彌望巨浸淫淫不已匪特被災子遺流離轉徙惴惴焉有不終日之勢隄以內阡陌陸沉桑田污萊洪波曼衍殄絕魚蒲且淮商數百萬軍儲煮海轉輸場竈實爲根本若之何因循怠忽而不爲之補救乎昔文正公以一代傑出之才初監西溪鹽倉卽建議築隄捍三州之狂瀾興萬世之樂利若余承乏茲土才具何敢望公生平景仰先憂後樂竊有志焉寧備官而忘之耶適臺司有委勘之役州牧武君國柱亦用藩憲飭議查例修築訂期偕往勾稽審度計土方籌民食核估工料銀六千三百餘兩而通屬之豐利

實需其半較原估減三之二請令商捐料費民輸力役嵯使廷尉李公煦轉運秀水李公陳常可其議余乃親履隄下度地賦工獎勤懲惰事不旁委物無冒破經始于甲午四月三旬而竣事潰者堵之卑者培之高厚完固如舊制楨茶計增土一萬七千餘方角斜計增土五千七百餘方共費白金三千一百八十餘兩而豐利增土獨多凡二萬二千六百餘方計費工料三千一百六十餘金適符核估之數其剩存節省銀兩彙繳給商此一役也因文正公之遺緒而綿其惠澤一日之勞百年之逸故余不憚况瘁而悉心經理庶幾無負嚮往之素

東臺縣志 卷之二十一  
志云爾至堵築之歲月捐修之銀數不可以莫之紀也  
於是乎書而勒諸石

修楊公堰碑記

陳宏謀

宋范文正公監泰州西溪鹽倉築捍海堰延袤六百餘  
里外禦海潮內護民居至今人食其德名曰范公隄隄  
之東臺場舊亦有隄西抵州城廣一百二十里明成化  
時御史楊君澄曾爲重修亦名曰楊公堰垂二百餘年  
殘缺斷續不能挽繕此一百二十里中湖蕩相屬鹽艘  
自海下達泰壩歷淤溪秦潼諸湖汎濫淫溢渺無涯際  
舟行阻風經旬不達往來行人水陸皆阻數百年來不  
復作築隄之議乾隆癸酉兩淮漕政普公採原署運丞  
王君又樸之議不惑浮言入

古請築並留王丞來揚經紀其事不數月而告竣適是年

秋淮黃異漲水高於隄者數寸以新築之士當異常之  
水隄復殘缺普公又以遷調去自此人人盡以此隄必  
不能成動色相戒矣厥後普公復至正圖修舉復調權  
淮關未竟厥功丁丑高公任漕使公爲相國文定公賢  
嗣久官淮上於淮揚水利河防洞悉利病得其領要泰  
州長隄之宜復早在念慮中於是力排衆說引爲已任  
與運使盧君見曾籌其費之所需慎選勤幹實心者任

之扁舟往還周諮計畫務爲久遠不拔之基不肯稍從  
忽略以伏後來之患隄自趙公橋至東臺海道口一百  
有二十里又自青蒲角由大尖河至安豐場六十里旣  
堅且厚又建磚石橋梁多開涵洞以廣宣洩蒔葦植柳  
以禦風浪設堡夫建堡房專司巡守更於對岸增築南  
隄六十餘里高厚如之以利南北緯挽復籌歲修經費  
蓋公早夜勤求爲之必要於成成之必要於久且恢前  
規而益大之經營善後亦已備費心力矣是役也鹽舟  
利涉

國課商情均稱利便自州城以達東臺又循范隄而抵諸  
場竈往來者絡繹不絕沮洳病涉之區今皆履道坦坦  
矣且不獨此也淮揚爲海濱澤國全賴圈築圩圍多通  
溝洫足備旱潦不至成爲廢壤乾隆十九年制府尹公  
奏准於淮揚廣築圩圍農田利賴而撓壤之下河興泰  
諸邑窪下難築田多瘠薄伏惟我

皇上軫念江南水災動帑數百萬興修水利廣濬溝河實爲千  
載一時余欽奉

恩命隨同

欽差督河諸公逐處相度惟此汪洋浩瀚一綫土圩旋築旋潰  
圩圍之利似難望之下河諸邑者今有此夾隄三百餘

里屹立水中作爲外圩附近縱橫築爲小圩若構大厦垣墉旣築房舍乃有附麗從此次第興築圩圍漸多溝日深通蓄洩兼資耕植漸廣長隄之利豈止鹽艘利便水陸通行已哉

育嬰堂碑記

褚世暄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嬰兒甫脫於胞胎甲白果草木之勾萌而甲拆也生理渾涵元氣充溢尤是以見天地大德之盎然流布而鬯發其機爲父母者因天地之生而生之乳育顧復保抱攜持生機日舒發榮滋長以至於成人人生者人也而生之者天地也天地生之而全其生者則在於人然則以人而全嬰兒之生豈非所以體天地之心而成其生物之德乎哉夫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能體是心以成其德是乃所謂仁也體仁足以長人亦一天地矣我

聖天子仁育萬物有生之德肖翹蠢類跂行喙息各遂其生而

猶恐海宇之廣億人兆人之衆有不能體天地之心以全嬰兒之生者是以旣有拋棄赤子之禁而又設立育嬰堂徧行直省府州縣擇空閒祠宇爲育嬰之處其日給之費則守牧酌捐紳衿協助務須實心奉行載在現行則例所以爲天下嬰兒計者至爲愷測至爲諄嚴此

元化之所以周流至和之所以翔洽而老者以壽終幼  
孤得遂長極千古治平之盛無一物失所之傷也書云  
如保赤子言保民也而於保民之中行保赤之事不又  
駕周天子之誥而尚之乎月令仲春之月安萌芽養少  
幼存諸孤蓋亦體天地生物之心而布行春令育之於  
孩穉之時以暢其生機於此見王者之仁焉然未嘗著  
爲令甲謂所以安之養之存之者何如則仁心立而仁  
術疎矣我

朝育嬰堂之設仁術周備而仁心益得以推暨於無窮處  
在臣民敢不奉行之惟謹瑄膺

特簡來牧泰州問所謂育嬰堂者則虛有其地而資用不充乳  
媪莫給此州拋棄之赤子將何恃以爲生深爲憫傷特  
爲之設簿勸捐相與議置田畝以給乳媪之口糧以備  
嬰兒之襁褓庖湏有地灑掃有土簿籍有稽領養有據  
必使羣嬰得所如其父母之自爲乳育顧復而保抱攜  
持也庶有以全嬰兒之生成天地之德以廣我

聖天子代天育物之仁乎瑄居京師日久見

崇文門外育嬰堂之盛全活嬰兒動以千計而京西之普  
濟堂又有育嬰之所蓋

皇恩浩蕩方且視萬國之億人兆人皆如初生之赤子而盡所

以保之之道必不忍於赤子之初生者轉或見遺於仁  
覆之外也故保之之術又如是其周備使直省府州縣  
之廣奉此仁術而皆實心以行之則天地之大德不益  
以舒鬯而海宇同春乎哉

義冢碑記

王大經

古聖王之治天下鰥寡孤獨廢疾者生有養死有藏生  
其時者無一夫不獲其所後世養濟院之設蓋猶倣前  
聖之意而爲之可謂生有養矣然朝廷雖費金錢而有  
司奉行不力或有徒視爲具文者至於死者之藏則概  
乎未之及也仁人君子見之而憫然故義冢之地

在在有之其名之爲漏澤園者言獨漏於王者之澤也  
歎商方君子雲業巉於南梁生平嗜善慕義於凡事之  
有濟於人者無不竭蹶以趨之如賑饑救荒修橋梁平  
道塗新祠宇種種諸善一切行之弗怠至是又捐貲費  
貲地一區爲義冢吾每怪世人不乏富厚多藏視其所  
爲乃日夕醉醇醪酣歌恒舞溢分踰量極其暴殄不惜  
至一言及於利濟一絲半粟率握固不忍舍以較方君  
其念慮相懸奚可以同日語也方君之所爲如此死者  
之弗忍其於生者可知疏者之弗忍其於戚者可知不  
謂之仁人君子不可也宋王祐山行過古冢棺見其前

和命從者撮土掩之而後去其夜夢一丈夫偉衣冠揖謝曰感君見葬當報公子孫其後祐子且果於真宗景德祥符間爲相夫葬一人猶爾况多人乎吾於此卜于雲之後必昌矣又其事可以與人爲善且於以上補朝廷德澤之所不及其功不特在一入一時已也是皆不可以不書地在場之某所東西如干步南北如干步計地如干畝表以坊而豎之碑某年月日記

東臺三竈新建甄橋碑記

王大經

東臺場者中十場之一而漕運公署駐劄之地也漕運統轄十場其南五場之趨事行過是者必由於三竈故往來之會歸者較多也隄之西爲運河其東爲竈河兩水互滌南北中斷故行者至是必褰衣而後渡也有明崇禎分運顧公始設徒杠以渡衆歲久傾頽於是復病涉也路雖通達而地實曠野故見者率相視而莫問也世非無有力者而曾未一動其心遇有心者而又或阻於無力是以終成道旁之舍也廢者舉之墜者修之仁者之事也仁者之視饑者由己饑溺者由己溺而忍視此紘紘者之載胥游泳也况乎隆冬沍寒之時陰霾風雨之際昏鴉噪樹山鬼吹燐急欲長驅而忽逢流水幾何其不魂斷神飛也若夫兒童懼溺躑躅而不前婦孺

羞蹇躊躇而不進是尤情事之難堪者也爰有觸目而  
愴懷者念謀衆之難齊不若獨捐之易集乃慨任之而  
弗辭也思木易朽而蠹因更新而斃之以瓴甌冀可以  
厯久遠也從此擔荷者負戴者徒行者老而憊者幼而  
稚者相與于于焉由由焉掉臂揚趾遊行於康莊而無  
復向時之趨趨促縮也鳩工於季春竣事於仲夏共計  
時日若干費金若干乃告成功也任事習勞捐費者爲  
誰歟商方君鴻達于雲業離於南梁者也南梁與東臺  
爲隔壤而顧不憚爲此者知方君非以博聲稱要譽聞  
而嗜義由中也方君爲義雖不欲人知而必勒諸石以  
昭示來茲者勸善也叙其事而記之者南康王大經也  
戊午仲夏之晦日記之年月日也

文

請建西溪忠孝祠申文

明黃猷吉

申爲崇德報功以勵風化事本道承委勘海見泰州沿  
海地方有土隄綿亘百餘里查自宋天聖二年范文正  
公爲鹽官時所築以捍海潮者功利甚溥其詳在泰州  
志中泰人德而祀之建祠於西溪市橋東蓋自宋厯元  
入我明數百年於茲矣乃整冠往謁則見祠徒四壁立  
而范文正公像委棄牆隅與瓦礫等亦可慨已夫文正

相業姑不具論卽捍海一節可以言功而使故祠荒落至此甚非所以報有功而勸天下之爲人臣者忠也又詢得前漢有董永者楚人也以家貧奉父依曹長者家旣而父沒乃自鬻於曹得錢葬父而所負固莫償矣迺遇仙女一月織縑三百疋盡償所負卽今西溪有縑絲井實爲仙女縑絲處云事在泰州志中鎮人立祠祀之而今亦廢矣夫董永素行不可見卽鬻身一節可以言德而使故祠荒落至此甚非所以崇有德而勸天下之爲人子者孝也范祠傍有隙地七十畝元泰定四年爲真民何道所占守祠朱光國訟而還之至今故牘猶存

可証夫元勝國也尙知有范公之功而報焉而况盛世也乎縑絲井久廢於荒烟草莽中泉寒而莫之食也我明天順閒西溪巡檢李誠者浚而發之覆以瓦亭至今碑石猶存夫巡檢小吏也尙知有董子之孝而崇焉而况尊顯者乎伏惟水部開府於范公宦遊之地駐節於董子桑梓之鄉昔范文正公以捍海著勲而水部今以通顯奏績後先媲美忠孝同心而可使曠矣前朝擅報功之芳譽渺焉下吏居崇德之美名本道查得鹽城縣有沒官房屋十六間前蒙取爲淮上營房伏乞改批移爲西溪鎮祠照數查給泰州守使委官專司修范董祠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役祠成仍付朱光國之子孫朱堅看守如此則二公之廟貌一新如復見二公焉而士民之望慰矣忠孝之心興矣報功以勸忠崇德以勸孝誠勵風化之大端而王政之所先也本道未敢擅便爲此將前項緣由理合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秦州散里碑文

國朝 朱 華

古今來鉅公偉人敷歷中外承流宣化不獨一邑受其賜而一邑之父老子弟獨有所感激於心者惟其有剝膚之災不與他邑同而賴此鉅公偉人爲此明彰德威芟雜平治是以稱舉姓氏傳說事蹟則拱手加額坐

起行者正歌思感泣非他郡邑比也如我秦州里遞之害所謂剝膚之災也里遞者前代之敝政損下以益上而不恤者也秋米三十三石爲一甲十甲爲一畝歲輸一甲爲里長銀米輸納惟里長是問有不足則鞭笞又不足則賂補富厚有力者傾橐以畢事貧且懦者最上鬻田產其次鬻兒女其次鬻妻孥最下則逃死於四方而累及於同差之人故凡輪差者殼觶如就湯火而因以爲利者則吏胥也有管年有小總有櫃書有比費有票禮應比之日縲紲林立酒食淋漓風雪滿空吏胥重裘呼叱其閒里長長衣懸鶉受杖溘淖仰視吏胥若鬼神

然往往叩頭乞哀以邀一言之採然吏胥之害視年月  
爲更換無定甲無定人而長子孫於其中爲十甲之司  
命者則書手也書手有缺價其多者至數百金十甲之  
中無歲不供奉無事不周旋田糧之隱現惟命則例之  
多寡惟命輸納之後先惟命銀米之入與不入歸農票  
之給與不給亦惟命又有所謂里催單差者狼狽爲奸  
鄉民輪值大差書催工食每首以百金計較正供爲倍  
重小民逡巡畏惡自知綿力不足以支持萬一也則皆  
乞靈於書手而奉之以重金日包差銀父母凍餓妻子  
啼號不服顧卽正供亦不服顧惟包差銀之是亟小不

如意則書手委而去之吏胥受其指麾馴集而咆哮於  
鄉民之家家且立破書手乃復出僞爲排解糜費必十  
倍於前支分而節解之以饜其貪饕蓋書手之威尊而  
小民之命賤如此數百年來雖各郡邑之受害或不盡  
如泰州而泰州之害則膚親受之談虎而色變者也我

聖祖仁皇帝知臨萬方洞察前弊

命天下直省百姓田糧自行輸納或不以時至則罪坐本人  
與他人無與舉所謂里長書手者一切革除深仁厚澤  
跨越前代新制既定天下久奉行矣而泰州獨寢不行  
蓋前之因以爲利與長子孫於其中者造言搖惑多方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聳恠謂行之且不便於官而泰州剝膚之災於是乎獨  
不可解康熙六十一年大司馬查公總制兩江開誠布  
公吏畏民懷泰州之民以不散里之故相率赴訴於轅  
門而公聞之愕然曰革除里役乃

聖主特恩天下誰敢有不行者泰州獨寢不行謂

國法何則檄藩司又檄臬司及維揚郡守取供狀來而吏  
胥陰相比周仍遷延不行雍正元年藩伯鄂公晉陟旬  
宣蒞任方新一意爲民除弊泰州之民復以爲里役不  
散沮格

思繪等無大於此者據實以告公則歷稽案牘檄下府州趣令

遵

旨散里且謂制府前檄兼及臬司原以寢

命不行律應重比明罰飭法刑章具存散里之行不可須臾緩  
而窟宅者仍復左右支吾企幸於歲月之展轉公知其  
不可以德化也因震明雷電迅厲以奮擊之咨符簡霆  
飛執三尺以隨其後維時窟宅之輩乃始震恐喪魄駢  
首服辜於桁棘之下而泰州數百年來剝膚之災於是  
乎頓解旣解而泰民之輸賦於官者踴躍歡欣前歌後  
舞不待督責期約而自然厲至蓋省私費卽以裕公儲  
而姓名各達於官則無所推諉惟恐已賦之或逋而譴

呵及之也多寡重輕各如其分之所應辦者爭先輸納  
以免於罪戾而專力於耕耘且小民非甚無良也仰見  
我

聖朝禁草苛政以安民生而賢公卿大人又爲之除去梗頑  
勤施惠澤所以爲民計者至深且厚我小民食德服疇  
涓埃莫報維茲租庸幾何顧猶或緩於輓輸致煩執事  
之憂勞其何以自立於高厚之內是以發徵期會有所  
不事而納賦以時小民於此有天性焉而前者乃必欲  
責成於里長之一身而蕩覆之不休亦見其誤也是舉  
也非查鄂兩公德刑兼用則亦無以解一邑之災而益

得與天下之民並受生成於大造也夫兩公之勲業爲  
傳霖爲郇雨潤澤遐邇受其恩者不獨一州而一州之  
父老子弟獨感激於不忘者散里一事解其膚受之痛  
楚而與他邑不同也昔者韓忠獻公范文正公爲宋賢  
相功在天下矣而秦州至今獨父母思之神明祀之者  
興教勸學自韓公始而築隄捍海皆范公經畫之所貽  
也魯叔孫穆子之言曰最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  
有立言是之謂不朽如查鄂兩公功德之及於秦州者  
可與韓范二公並垂不朽是以秦州之民旣勒諸珉碣  
又詳書其事於志乘昭示永久矣

傳

王心齋先生傳

明 耿定向

先生姓王氏名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世隱約未顯。先生生有異質。隆穎修耀。少食貧。父曰紀芳。服戶役於公。一日天甚寒。方急驚盥冷水。先生至。親所視之。痛哭曰。爲人子。令親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尙得爲人乎。自是出代親役。里巷人孚其忠信。家漸以給。尋同里人商販。東魯。開經孔林。先生入謁夫子廟。低徊久之。慨然奮曰。此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稱聖耶。歸取論語孝經誦習至。顏淵問仁。章詢之塾師。知顏子爲孔門高弟子。曰。此孔

門作聖功。非徒令人口耳也。爲笏書四勿語。昕夕手持而躬踐之。里俗故好奉佛。先生準古秉禮。思以易之。令隳佛像。崇儒教。武廟南巡。一日中貴。矯上旨。索鷹犬於里。橫甚。里人惶惑。追咎爲慢佛。故先生曰。毋怵吾自當之。躬往謁中貴。中貴爲先生言論。丰儀所感。格嚴。跋其下。更與先生交。驩擬薦於上。尊顯之。先生婉謝辭避焉。久之。行純心明。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慨世學迷蔽於章句。思國學爲天下首善地。往以所學論司成。司成使學徒問所治經。先生答曰。治總經也。司成進與語。奇之。曰。此非吾所能與也。須遇越王先生。始能成之一夕。夢天

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  
次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  
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因  
題其座右居仁正德六年閏三月望此先生悟入之始  
也是時文成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論孔門求仁  
知行合一泥者方讐爭之十四年文成鎮撫虔又極論  
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  
顧奉親鞠居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虔中人也聞先生  
論詫曰此類吾撫臺王公之談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  
王公論良知某談格物如其同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  
世也如其異是天以某與王公也卽日之虔至則以詩  
爲贄倨然由中甬據上坐往覆辨論者累日卒會於心  
始師事焉久之歎曰風之未遠道何由明製輕車詣京  
師所至講說人士聚聽多感動先是都下有老叟夢黃  
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化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適  
至應之著書千餘言諄諄申孝弟擬伏闕上然先生風  
格旣高古所爲又卓犖如是朝士多相顧愕貽勸止之  
先生留一月竟諧衆心而返還見文成文成思裁之不  
見先生跪伏庭下痛自省悔久之乃見嘉靖初文成復  
起制兩廣先生陳格物旨文成曰待君他日自明之越

戊子文成卒於師先生迎哭於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  
門授徒遠邇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澈音歛盼顧  
使人意消卽學者意識稍疎漏不敢正以視往往見人  
眉睫卽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  
露嘗舉魯論就正語悟呂仲本發大學止至善旨於鄒  
謙之晚作大成學歌進羅達夫又作勉仁方以勵同志  
深乎深乎可繹思也先生自少不事文義鮮所著述乃  
其深造自得所謂六經皆註腳矣徐方伯子直承其學  
傳趙文肅羅大參惟德承其學傳宮洗揚貞復它如敖  
司成張中丞尊信其學者未可殫述五子皆令志學不

事舉子業仲子夔猶能述其學余徒白下李士龍楊道  
南吳伯恒焦弱侯俱與莫逆余因得私淑云總漕劉公  
節鹽法吳公悌皆特疏薦聞侍御洪公垣構舍居其徒  
趙文肅疏用真儒意在先生也卒格不報嗚呼天篤生  
先生儻亦第使爲木鐸邪先生誘進後學非獨纓綉詩  
書士彘而速肖欽風興起下逮蕘豎陶工一聞警欬若  
澡雪其胸臆而牖發其天機於時里有樵者朱姓名恕  
日樵采易麥糲擇精者供母而裹其糲糲爲糗以樵一  
日過先生門負墻竊聽有味於中自是每往則必詣門  
側聽饑則取所裹糗向都養所乞餘飲和食食已樵如

初疲則弛所負擔跌坐以息踰時仰天浩歌聲若金石  
適然自得也先生門徒或覲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  
心憐之一日出數十金招而款語曰稔子雅志顧若貧  
而勞生若此願奉此爲子生理計免樵作苦且令吾得  
日夕相從商切幸甚朱手其金俛而思徐大恚日子非  
愛我吾茲目此此衷經營念憧憧起矣是子將此斷送  
我一生也力卻之後學使胡植氏數招見之匿不見學  
使故假往役誼下檄督之急乃勉用齊民禮服短衣徒  
跣以往學使令人扶之入而加服焉乃得一見云其後  
又有陶者韓樂吾氏名貞居蓬屋三間陶甃爲生常假

資於人爲甃甃坯爲兩壞負不能償并其蓬屋失之居  
破窄中間樵者朱氏風從之學朱歿卒業於先生仲子  
漸習識字粗涉文史嘗自咏曰三間茅屋歸新土一片  
烟霞是故人簞瓢屢空衣若懸鶉晏如也年逾三紀尙  
鰥仲子倡義屬門徒醵錢助之婚婦初歸日筭餘一二  
裙布盡分給所親與之約曰吾志希梁鴻吾不鴻若非  
而夫而不孟光若亦非吾妻也買蒲日爲程令織鹽囊  
易糶以給朝夕婦朝夕作饘已肅其之如賓焉後聆先  
生學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爲任無問工賈傭隸咸從  
之游隨機因質誘誨之顧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獲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畢羣弟子班荆跌坐論學數日興盡則拏舟借之賡歌  
互咏如別村聚所與講如前踰數日又移舟如所欲往  
蓋徧所知交居村乃還翩翩清江扁舟汎汎下上歌聲  
洋洋與裊音欸乃相應和觀聞者欣賞若羣仙嬉游於  
瀛閩間也有縣令某聞而嘉賞之遺米二石白金一鍔  
受米而還其金致書謝略曰儂窶人也承明府授粲拜  
領一石瓶貯以給數月饗殮餘一石分給親友以廣明  
府惠金惠過渥非窶人所堪承也令問政對曰儂窶人  
無能輔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所  
以報明府也令檢案牘稽之果然益敬禮焉李元宰時  
休沐在里數招見之不往且奏記盡規李公益重其人  
予典學南畿時寓書屬余嘉獎以廣厲士風予因致禮  
加幣且執禮喻之令其必受渠乃受之買牲祭王先生  
祠分胙於其同門後予巡校泰州謁先生祠渠來謝與  
之坐余偶觸境示諸生性無加損處因述故相某取高  
第位極人臣矣一旦以細淺不得意且熱中失常云渠  
在傍不覺狂發拊膺歎曰安能如儂識此些子意耶予  
莞爾曰世故有大行不加者能不加卽不損窮居而意  
氣有加亦損也其師王仲子謂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  
須一視焉可也渠重領云嘗與諸名公卿會論學閒有

譚及別務者輒大譟曰光陰有幾乃爲此閒汎語或稱引經書相辯論則又大恚曰舍卻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此豈學究講肄耶諸名公咸爲悚息識者謂其氣冲牛斗胸次怡怡號曰樂吾不虛云

東崖先生傳

王元鼎

先生諱寰字宗順號東崖泰州安豐場人其先伯壽自姑蘇徙居生國祥國祥生仲仁仲仁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紀芳紀芳生良卽先公心齋也先公生五子仲卽先生也先生身長七尺九寸貌骨奇古初生尤異首伏左腋下肋骨獨整別於右肋左耳旁有肉珠俗稱

心齋掌上珍也

心齋有肉珠在掌上左一右二

正德六年閒居仁三月

半先公悟入之始先生生方九齡從先公游學江浙侍陽明夫子側一日大會不下數百人公命童子歌衆囁嚅先生高歌自如陽明呼視之訝曰吾說吾浙無此子也奇之又一日入公府數十犬叢吠之先生神色不動衆犬委委而退陽明益奇之謂大眾曰此子器宇不凡吾道當有寄矣居十年方歸娶不半載又過陽明夫子宅八年獨得先公之傳師事緒山錢公龍谿王公迨先公歿開門授徒倡大家學海內響應者恍若先公當道屢聘主教海陵凌都憲昭陽李太師交薦於朝暮年別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一  
號天南逸叟壽七十七歲著語略詩歌等作疾將終三日前卽不令兒女子入臥房危坐定氣養神時命門人梅聖輩雜歌取樂顧門人曰爾等惟有講學一事付托之復顧諸嗣曰汝曹只親君子遠小人一生受用不盡無一言及家事傍有見氣定令扶起著衣先生曰是速之也遂令其從容俟氣盡行之少頃瞑目歛容以逝配享先公東淘精舍祠後議入鄉賢咸稱東崖先生云

李將軍傳

國朝 方一焯

李將軍謙者淮陰人也其先以軍功世受昌平千戶父成龍登萬厯丁未武榜進士以都督府參戎守牂牁有

威望謙初號青城遇異人語契因改號中房中房性恬澹好道雖以孫吳之學世其家然視萬戶侯泊如也少習制科業以攻苦成瘵疾知不起矣遇方士教以養氣一夕而疾已年二十餘乃棄儒試武科崇禎丁丑成進士選授泰州丁美營守將營在東亭地逼海多盜無城郭彌望蒼茫如塞外民輕死喜鬪往往睚眦殺人中房蒞治一以清淨處之鈴閣之下清風穆如有古儒將風居恒冠方山冠服儒服彈琴咏歌恂恂如諸生軍海上三載居民如不知有兵其清淨不擾如此旣解組士民愛而留之遂家於是中房貧甚甚於未第時居東亭廿

載以浴室。鬻溫泉自活。不聞戶以外事。嘗御布袍。箬笠。笠與漁樵雜處。一室之內。布衾竹榻。素磁瓦鐺而已。時過老衲。談道蕭然。一筇人莫有知其故。李將軍者。性尤好道。嘗於淮陰郡中。遇道人飄飄然仙也。中房覘其神氣有異。揖之。道人曰。子可與語者。乃偕至玉皇閣上。中房再拜請教。道人爲一語。三日夕。中房於是聞平生未聞豁然有悟。中房幼時嘗有異夢。夢之帝所。帝令殿右二僧口授以密訣。中房謹識而秘之。道人日子頗憶昔夢乎。乃悉舉夢中語。中房竦然驚異。益信其爲仙也。謂棄家從之游。道人曰。時未至。爾教中房歸讀儒釋者。

三氏書中房貧不可得。乃假書以讀。中房嘗爲余述道人語。蓋直抉三氏之髓。不獨如世所謂神仙者流也。中房自是益無意封侯事矣。中房於三氏之書無所不覽。尤精於楞嚴金剛及老氏平生淡然無所好。讀書講道之餘。惟時時焚香撫琴而已。中房旣忘乎其爲將軍。而余傳中房猶冠以李將軍者。以中房所部東亭之人。之不忘乎李將軍也。而稱焉。

安豐袁右川傳

張芳

右川君姓袁名沔字守方。號右川。泰州安豐場人。先世具家狀。中君爲人孝友。遇事忼慨。慕古忠節。修長者之

行勇於必爲雖膺患難弗恤君伯兄有子楠業酷酒場  
民丁鎮夙酣營日暮飲舍內號呼亂什器隣少年韋大  
漢引之出不聽相格鬪毆丁死逃去丁之族乃執君及  
兄子殺人君毅然曰罪宜在我吾兄老矣子未有知吾  
豈可使伯無後哉奮身引罪卒罪坐楠君拂其志頭觸  
牆墮絕一晝夜始蘇自是念伯兄愛子陷犴狴臥蓐恒  
濕人皆謂有君在事必伸然遲之又久會恤刑使者至  
一訊而釋兄子在獄凡十六年卒慶更生者君友愛所  
感也君好行其德問里窮阨待以舉火雖自遠來者無  
所靳有盛名於鄉然不求入官政當路莫能識天啓初

奄人枋政海濱賊蠡起大盜王虎子自稱南梁王招納  
亡賴睚眦殺人莫敢圍視然猶畏君不敢近已而縛數  
人摔投於安豐周家巷高橋下名曰摸蝦兒以爲戲笑  
君憤甚密語場司報州府部勒里中少年習技擊爲保  
甲自領數十人潛覘賊形勢猝與賊遇君攘臂大呼曰  
來我安豐袁某也賊皆辟易會諸少年俱集麾衆爲兩  
翼掩擊之賊失勢遂燎其巢乘勝追至楊家苑斬驍賊  
湯成兒王闖關餘寇以次縛解論棄市當路賞君功爲  
最君謝曰是役也不煩官軍費公帑俾境內安堵皆民  
力余何有焉其韜晦善下如此盜事之發也有莊民陳

麒麟見誣爲盜不能自明江都捕卒逮繫之麒曰安豐袁某長者夙知我我不死矣遂造右川君君他出卒毆令去麒仰天長嘆君室丁氏察其有異趣告君君亟歸止之解室人簪珥往白其寃縱之去未幾君挾重貲赴維揚鼓鑄盜知之先待於三塘開口夜半羣盜掠舟將犯君突有隣舟一男子持梃格鬪聲震水上土人皆併力盜遂去君問壯士爲誰引火迺視則向者揮金解縱之陳麒也君先娶唐生一子卒再娶於丁恭慎有婦道養老育穉佐君闈內具丈夫識由是人咸稱丁母賢母生四十教之有方子七八歲時同此舍見散書塾比舍兒

戲運竿中其目目睛出數寸許家人惶急欲縛送之母曰無益也令兒無恐亟以油塗掌心揉目睛入目亦漸平場有孀婦與隣家勃谿隣婦內屈自縊官責孀收殮家貧無子撫甥承祧行授室矣將鬻以應官母惻然爲出金得免鬻完其室姨之孤曰魯守鵬三歲喪親伯父不之卹母及君忽心動乞歸畜養是夜伯舍火男婦八口俱盡孤得依袁成立爲娶妻生子延魯氏後凡君之好行其德亦賴有母爲內助也母天性慈和茹蔬衣褐賓禮善友數十年如一日崇禎初君年七十二頽浴告靈訖謂諸子曰夜來殷殷田田氤氳香氣若有手執金

臺迎我者越三日晨興正衣冠逝母距君沒二十餘年  
無疾端坐而終子若孫四十餘人少子仲璋行義長者  
有父風年將七十扶杖而請曰願有述也遂爲之傳

吳陋軒小傳

鄭方坤

吳嘉紀字賓賢一字野人家泰州東淘爲濱海斥鹵之  
區鄉人以魚鹽爲業駟僮雜居習尙凌競野人一鶴孤  
騫儵然雲表名所居曰陋軒葺門圭竇草萊不剪旁有  
野水虛明鳧鷖出沒口惟鍵戶一編吟嘯自若卽餅無  
儲粟弗恤也最工爲危苦嚴冷之詞所撰今樂府尤凄  
急幽奧皆變通陳迹自立一宗近代巖棲之作罕有過

之者性孤狷不諧俗獨與汪舟次孫豹人數君子善舟  
次嘗誦其詩於周櫟園司農所司農大嘆賞玉招之至  
城邑而王阮亭先生爲之作序聲名大起凡四方名士  
冠蓋來遊與邦君牧伯之以建節剖符至者罔不式廬  
恐後阮亭先生嘗戲謂舟次曰好一箇冰冷底吳野人  
被君輩弄得火熱又言其出遊後詩亦漸失本色不終  
其爲魏野楊樸今取其集讀之一卷冰雪文澄夔獨絕  
如蔡君謨品能仁院茶如段田夫攜琴就松風澗響之  
閒如王摩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氣專容  
寂初終一致異於不能唱渭城者且野人晚節固大有

聞於時而篤行潛修卒甘心窮餓以死此其品概何等  
前說云云先生蓋別有爲言之也

練忠貞公傳

張符驤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縣三洲人也父伯尚洪  
武初辟起居注以直言謫廣德州同知稍遷臨汀鎮安  
一府通判卒時子寧年十二嫡母郭鞠之稍長遊於庠  
與金幼孜友嘗謂之曰子異日必爲良臣吾當爲忠臣  
太祖十八年對策極言近日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  
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  
教養任用之道登進士及第授修撰以母喪去服除復

爲翰林建文帝立拜吏部左侍郎遷左副都御史尋又  
改御史大夫燕王棣反李景隆兵敗走還子寧執景隆  
於朝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大呼曰敗陛下大事者此  
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燕師渡淮長史  
蕭用道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用事者  
皆詬兩八子寧止之曰國事至此尙不能容言者乎詬  
者愧沮燕王旣篡位指揮劉傑縛子寧至語不遜則斷  
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  
上曰成王安在遂磔於市宗族論死者百五十一人姻  
黨戍邊徼者又數百人惟吉水錢氏幸免後習禮得官

恒爲鄉人所持楊榮以聞燕王欣然曰使練子寧尙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卽日下令禁止三洲故隸新淦又隸峽江子寧之死也祖父墳墓皆被掘有二子任忠去爲泰州梁梁場人仁善變姓名亡命德興四傳如燧中正德五年鄉試時值禁解始復姓築宮以祀子寧又三傳學穎學碩先後反於淦而先是子寧未有子以弟德輿之子濟廉爲己子濟廉逃之長樂改姓東氏八傳綺歸峽峽亦有祠淦之士譁曰公吾淦人也何與於峽至爲書誥之峽不爲變子寧有女瓊瓊没入時甚少先徙北流洪熙元年放還贅陳用昌淦令爲立練少女

戶瓊海王佐編其遺文爲金川玉屑集鄉人私謚之

曰忠貞公

蔡孝女傳

張符驥

蔡氏女蕙泰州人父孕琦母王氏女兄弟五人而蕙爲之長生有至性不妄言笑知服勞奉侍承父母歡凡女誠女孝經等書自其少時已講習能見大意旣長許字監生繆澣未嫁會孕琦被吏議當棄市蕙卽絕嗜味屏服飾玩好夜不解衣而寢晨夕必焚香籲天爲父請命如是者四年不改嚴寒大雪中風四入嗚嗚蕙不設爐火寢苦枕塊自如婢猶以爲喜涼也悲夫澣度孕琦不

可活欲完婚媾迎蕙歸蕙揮涕謝媒氏曰父亡與亡曷忍言其他己巳春

上復幸江南蕙草狀匍匐訟冤

上曰是女子也而爲父乞命嗟嘆久之有司希

其意以爲緹縈復生也孕琦由此得平反蕙歸許未一年病卒

沈亦季小傳

王大經

沈亦季諱聃開吳陵之東淘人爲人豐儀容偉軀幹於書無所不讀獨不屑富貴故不事舉子業生一歲而孤年稍長家盡落雖有兩兄皆不能養母養母者惟亦季一人又不善治生但說經授徒以供饘粥故久之不婚

及母氏時時以子嗣爲慮則亦勉爲婚然婚時年已四十矣生平以不逮事父爲恨與人言輒流涕傷母氏勤劬未有以報朝夕寒暑事之務盡其歡性孤介不妄交游一時落落寡合所與善者屈指數人而已嗜飲茶茗椀爐烟未嘗去側飲酒不多然知己聚談亦時嘯歌觴詠但不能引滿浮白耳善畫片楮尺幅中遠近明滅往往具千巖萬壑之勢人多求之然不當其意者未始一輕搦筆以此益不合於俗工楷書書法道勁秀逸不事摹倣自成一家而絕無蹊徑亦季旣絕意功名不留心帖括其一生誦讀所得懷抱所抒性情所寄託一寓

之於詩故爲詩獨多五言古高渾沉鬱直逼漢魏近體  
歌行亦力追三唐每一歲除則檢一年所爲詩畢陳於  
前酌酒祭之仍贈之以詩其結句有云坐待知己來奉  
汝出邱壑蓋深憤當世之無知己也夫亦季念母老不  
忍一日離故未暇遠游四方結納天下知名士海濱一  
隅其誰有知亦季者

張氏女貞節傳

王大經

張氏女莫可考其名因其後爲比邱尼也而號曰明貞  
羣稱之明貞父曰梓業力田世居吳陵之秦潼明貞年  
七歲許字周文達之子士英士英顯蒙而孱懦饒於費

方議婚而文達夫妻相繼死於是士英子而孤文望者  
文達之弟也利其有謂孺子可圖也謀斃之一日作食  
召士英士英駭弗悟且謂叔真憐己也呼輒往往則闔  
雙扉而擊以絙椎擊之摺脅折肱碎頭顱裂肌膚極筆  
毒之慘而命以殞殞乃瘞其屍東園頽垣下外封以瓦  
礫鄉人盡寃之然皆忌其獐又以其殘在骨肉也置不  
問明貞時年十九矣聞其事哭極哀絕而復甦者數四  
旣積日勸之食弗應問之默不語蓋志在身殉也久之  
自思曰吾卽死仇弗復忍令死者含寃九泉乎爰自禿  
其髮爲尼毀容飾垢衣履日持壙控梟司僉憲藩伯巡

方諸當事而與母弟黃氏太和偕出入同謀議事得達  
當事咸感其節烈爲疏請於

朝文望遂擬罪如律是時順治九年也當是時明貞以一  
女子跋涉走當道稱冤經歷五載艱瘁備嘗而志不少  
挫卒質罪人置之法遠邇傳播贊歎稱說有言之而泣  
下者用是可以知天理在人未嘗至於侵蝕漸滅而無  
餘特未有毅然直任肫篤愷摯如明貞者爾而士英一  
編氓枉死至微也其究至於上微

宸聽而卒有以答其呼籲之至情於此又可以知天下事之無  
不可爲况於忠孝大節事關社稷正羣協宜無有弗

濟者而顧有無可如何交推互諉卒相率而坐視其決  
裂隳敗而莫之救亦可慨已事既直人曰明貞其可以  
謝周氏矣則曰否吾職未盡也忍周氏之駭暴乎其先  
人之在殯者繫我乎葬於是若祖舅若祖姑若舅若姑  
與士英之柩而五悉祭以禮而窆之加封植焉當士英  
之斃也其積之耗於吞者已十之三及仇之復也其積  
之耗於訟者已十之五迨乎葬旣襄而積之耗者已十  
八九矣其尚存者僅傾圮之數椽及瘠薄之數畝耳人  
曰蓋至是而明貞真可以謝周氏矣又曰否吾職未盡  
也忍周氏之鬼餒乎爰葺治其廬爲給孤園中奉佛左

祀周氏之木主

以誦西方氏之言而資其瘠

薄之數畝以給晨昏蓋僅足以免凍餒而已今歷十餘年觀其志益堅操愈固殆鐵石其心而冰玉其身者可傳之

序

淮南中十場總志序

明 徐光國

古邦國典故小史載之則郡邑之志所繇昉也雖場墾創雖古而統轄之任則司府兼之諸凡故實載之郡乘紀之鹽政亦班班可考矣第紀載弗專綜覈易漏以故故事殘闕近蹟莫傳俯仰古今殊爲闕典天啓癸亥不

佞光國待罪茲土往往憲臺按部索所爲志竟弗可得參稽往蹟不無面墻究厥所繇得毋謂鹽海僻在一隅或有無藉於志者殊不知我國家經用籌邊鹽課爲最而鹽課所產兩淮爲最統計幅幘則北距長淮東際巨海枕大江西聯郡邑而中十之財貨形勢較之上下則久有加且其間人傑地靈比比有可紀者以理學則安豐之王心齋以科名則有丁溪之高文毅其諸忠孝節烈代不乏人又安得以海濱而易視之也奈何不

以爲志以舉一代之曠典乎及查案檄侍御馮公會耑議質之輿論僉謂宜然於是蒐集故牒採訪口

碑聘雋求賢分曹授簡十場各爲一牒列卷有四爲志則十是蓋十場之實錄也總志一編則爲分司之專志概紀十場之事實統論文獻之提綱一披覽閒俾古今之文獻燦若列眉地方之淳漓昭於指掌至於按籍而役任土以貢上自憲史之芳模以及分司之宦蹟亦莫不周且悉焉斯亦撫世者所樂聞而快覩也蓋嘗論之鹽之利肇於管晏成於漢盛於唐密於宋一時財貨多辦矣我祖宗以九邊儲需賴於中商而斥鹵之區實爲財賦從出之地相沿迄今有難言者雨暘愆期天靳其澤田畝磽瘠地屯其膏墀蕩荒蕪鹽鹺膏產濱海之

民殆有朝夕不謀者苟徒核故實未悉民艱是亦循其跡而未究其實也不佞光國自知無益於變通宜民之略然又不能無說焉大要保邦之道在於裕邊而足課之方在於養窳利用厚生洵有兼舉而不可偏廢者矣蓋起弊維風長民者之責第成憲具在或可資有志修明之一助也則茲志之輯豈徒然哉豈徒然哉謹叙

重修中十場志序

國朝 汪兆璋

寓內產鹽之省會凡八而兩淮爲最兩淮產鹽之區凡三十而中十場爲最是中十場者東南之泉府而朝廷委輸積貯之藪也其職鹽之官最上有御史其次有

運道運道之屬有同有副有判皆主於綜理鹽政而城  
守民社封疆之責不及焉城守民社封疆之責不及於  
鹽官此場之前所以無志也無志則無徵無徵則無信  
無徵無信則無以法今而垂後上不知所以施治而下  
不知所以更化其爲闕略非止於典籍淪亡故事湮滅  
而已蓋顯之有關於世道而微之有繫於人心甚不可  
不亟亟也聞之故老其官此者有明蜀中徐子九霄初  
議修於宏治時浙中周子繼元再議修於萬曆時皆以  
事會不逢行之未果至天啓甲子常山徐子瑞徵毅然  
行之曠官大典始克有成距今五十年所計此五十年  
中時勢之變遷人事之更易以及禮樂政治之推移升  
降不知凡幾况值我

國家受天景命其創造區畫有不沿襲於往代之陳迹者  
而皆未登諸簡策恐自今以往此中父老有言之而弗  
詳或詳之而又非其實者矣將使後之君子無所考鏡  
以圖利茲土予竊懼之承乏以來恒欲有所纂述而未  
暇也會

朝廷修明一代之典遐邇內外車書玉帛無不備載以示  
王者無外一視同仁之至意夫旣已括其大凡上之史館而  
茲復別其義例縷析條分付諸劄劄雖不敢遠擬古人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一  
之信史亦庶幾自信一時之直筆居恒誦習子輿氏知  
人論世之說每思網羅柱下之藏書馳騁於上下古今  
之際芟繁舉要勒成一編藏之名山傳諸其人俾與七  
十二代之金函二十一家之紀載並垂天壤然後出而  
遍遊天下名山川細審其五方土風民物之各殊以周  
知其故豈非人生極快意事而終不能孔子曰託諸空  
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以海內輿圖之廣視茲  
十場不啻一毛之附馬體然而洪纖雖異其裨補於政  
教則靡或不同是故驗分星辨封井斯山川之流峙可  
知均道里表田廬斯創制之廢興可見鍾英毓秀斯勲  
名事業學術文章可法而可鑒且吏治之純疵民風之  
奢儉生齒之登耗財賦之盈虧皆可以溯委而窮源庶  
繼此有拊循嘉惠者至一按籍而稽焉後先得失之故  
今昔治亂之幾俱班班可考因時施救將坐見世道人  
心一返醇古以佐成我

皇上萬年太平之化則十場雖小此志實爲之嚆矢夫豈得  
謂鹽官非城守民社封疆之所寄而遂可慢易哉康熙  
十二年秋八月

重修中十場志序

王大經

余纂中十場志成草旣屬取次閱之掩卷而歎曰詳哉

上下三百年之典故具備於此矣豈惟此三百年將前而百世俱於此可參稽後而百世俱於此可考鏡民生賴之以阜

國計賴之以裕世道人心賴之以維持於不墜蓋非徒紀事增華所以寄挽回於運會施補救於遷流觀於因革損益升降盛衰之故而轉移劑量之法寓焉故曰禮樂備而教化行教化行而風俗美至於風俗美而

乃底於成矣所慮典籍無存文獻莫考則雖有智者無所據以善其施於茲而欲有所準以爲治舍志其奚以哉然而爲之則甚難矣上之人憚於更張而下之人安

於固陋自難治焉此獻章文物悉視爲不急之務

聽其沉淪湮滅而莫之省自非學古多獲以綱常名教爲負荷者固不望其留心於斯事也錢塘汪芾斯先生清才俊望筮仕得泰州巖運蒞任以來七載於茲仁風善政覃敷四訖其所以嘉惠斯人者筆不勝載士民愛而戴之如赤子之依依慈母公餘揖師儒耆宿而進之相與商酌古今揚扞風雅慨然興思於章往述來以爲前事之轍跡乃後者之炯鑒也爰取舊志而訂正之踵故增新弗徇弗執不以余爲闇昧無文猥命以筆石之役叙次紀錄率本前人而規模梗概則稍爲變易要令

不恃於史氏之法程而止蓋我於此滋懼矣夫人之情莫不以習見者爲常創見者爲怪習安而創駭也况加以要求請訕媚忌猜嫌章甲則晦乙遂此或拂彼一不愜而無端之訾議隨之矣此從來作史者之所以召讒貽謗叢怨基禍而逡巡畏避莫之敢任也然而千載之下公論不磨直道難泯是是非非卒之昭天地而揭日月當時之橫議適足以資後世之口實而已今茲論述大都皆出於憂患戰慄之餘嗟乎自古作者固未有不戚於憂患戰慄者也所恃芾斯先生操黜陟於上而下走執簡編以從其後進退予奪了不與聞或可幸無

罪於斯世焉耳若乃使五十年來之風會運氣天道人事犁然該括備著於篇章之內生斯宦斯者遇機祥而識感召之由撫輿圖而別疆理之異觀習尙而思化導之方審丁徭而興休養之念覩秩官題名而動懷於奉法循理慶譽髦登進而勤心於造就裁成固吾圉而綢繆於未雨恤民力而軫念其將疲則據事直書之中有可以因文見義者世之君子於此亦可以得其用意之所存而識其指歸之所在也已是役也梨棗鋟鏤之費修脯聘幣之需與夫郵傳驛遞諮諏訪問之糗糒舉出自汪公之俸薪而一絲一粟曾不以累其民是尤非常

之異數不可以不書者也

重修小海場志序

林正青

志者記也記其事使可信今傳後也在國爲史在家爲譜在州縣爲志有地方而無志是人頭面而無耳目卽心思之靈何所用也有志而令地方以外之人成之如已有痛癢而令人摩搔徒勞而無當於肯綮也甲寅臘予奉憲檄承乏小海風土人情因草損益百事茫然考求成憲吏胥不知而場中遺老不知掌故爲何事欲訪一二散帙舊鬻奇不可得文獻無徵未有甚於此地也於是與作文移揆情度理折求其中而事倍功半每

歎耳目不留聞見無寄幾爲前人所聾聵又恐及今不備其耳目則身聾聵者轉以聾聵後人也隨事劄記積有時日頗成卷帙未敢以爲是也乃得舊場志一本爲明季魏公輔王元鼎奉泰州分司徐公光國聘而纂輯者手足臂指略備而精神氣血不能榮衛徒有其形質而已土偶木偶未敢以爲真也蓋秉筆之難也久矣夫古今不能無是非沿革損益之迹則一方不能無是非損益沿革之事酌乎古矣而又思宜乎今採於衆矣而又思斷於獨守其常矣而又思通其變際其盛矣而又思防其衰方今

聖明御極

恩德遐敷列憲釐奸剔弊規畫盡美遵而行之一而守之將使  
河海晏流川原錦繡魚阜畜蕃風移俗美賢哲衆多此  
予區區願得之一方者且予以甘苦備歷之身自搔自  
癢較之膜外敷陳不更親切矣乎或曰斗大小海隨波  
逐流足矣而子考古證今承先待後母乃翹然自異乎  
子曰非敢爲異也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一方言一方  
識其大者爲大識其小者爲小吾盡吾職上有裨於政  
事下有益於民生足矣若謂是書足以新一方之耳目  
開後人之聾聵也則吾豈敢乾隆元年暮秋

壽繆厚菴八十序

諱以賢事  
見尚義傳

荆如棠

從來大德必壽而所謂壽者非直祝嘏稱觴之謂也必  
能立不朽之業以光昭先烈垂裕後昆壽身與壽世二  
而一者也戊戌余過白下適繆君半亭爲淮郡學博請  
謁覘其言論丰采落落不猶人迄蒞任訓誨諸生井井  
有條復娓娓不倦諸生有單寒者捐貲相濟時阮生應  
歲貢貧不能赴試半亭給以費得入成均又石生以報  
憂舛期奉駁斥半亭訪其他故力請解免詳復開支種  
種德政不可枚舉余心異之半亭曰此皆體家大人教  
也余敬佩不忘後過半亭署得悉其尊人厚菴先生之

行實先生系出蘭陵漢繆彤其遠祖也世居吳元季遷  
秦邑之枌茶場德謙德中公忠貞濟美祠建二賢至文  
貞公亮節清風彪炳史冊祖德淵源有自來矣先生生  
而恂謹幼失怙太君沈勤於教色養無違處兄弟骨肉  
無間言親戚有急難極力救濟不措頌囊教半亭讀一  
以身體力行爲務半亭捧檄將上道先生告半亭曰余  
老矣命汝離膝下非博一官爲榮緣爲官者樹德較士  
庶爲便汝平日有善根早歲卽知還遺金受職後更時  
時以種德爲心則余願慰矣故半亭矢公矢慎率多利  
濟事皆先生教也先生作德日休半亭善承厥志故淮  
北多口碑頌半亭德卽頌先生德而光前裕後爲不朽  
矣由是壽與時增正未有艾半亭一官教授第其發軔  
宏此遠謨殊復難量諸孫崢嶸特達名噪膠庠行見扶  
搖直上斑衣遶膝四世一堂則壽世之符不已兆於壽  
身乎四月二十四日先生壽八秩半亭乞假稱觴屬序  
於余故明其大德之徵爲不誣云

東臺縣志卷之三十一

錄三

藝文下

晏溪馴鷗

宋 范仲淹

萬物有常性性無不貴生鳳翔與駿奔一一遠害情歇  
彼沙上鷗皎皎霜雪明夜宿滄浪靜日浴滄浪清何以  
狎溪人溪人澹無營衍衍自飲啄依依亦逢迎徘徊兩  
無猜何慕復何驚

西溪解嘲

卑棲曾未托椅梧敢議雄心萬里圖蒙叟自當齊黑白  
子牟何必怨江湖秋天響曉惟聞鶴夜海濛濛每見珠

一醉一吟疎懶甚溪人曾信解嘲無

出海口

文天祥

一團蕩漾水晶盤四畔青天作護闌着我扁舟了無礙  
分明便作渾淪看

水天一色玉空明便是乘槎上太清我愛東坡南海句  
茲游竒絕冠平生

閩煎

明 徐鵬舉

下馬觀丹竈居民住海邊水鹹天地味潮湧國儲泉矮  
屋樓雞犬通家事煮煎不經親耳目民隱幾人傳

西溪

宗 臣

山根西北沙塵少水際東南風月寬盡日朱門人不見  
鳧鷖引子傍欄杆

贈繆思敬謫戍洱海

宋 志

漠漠雲閒銅柱連朔風寒雪傍殘年人於離別情偏重  
事到崎嶇節合全九死一生投瘴海千山萬水出秦川  
臨歧莫歎恩波遠聖主回天卽用賢

趙 濟

渺渺南行道君行值歲殘貂裘風獵獵胡馬雪漫漫骨  
肉家千里艱危石百盤幸存生面日猶是聖恩寬

詩付判官簡輔

蔣 冕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一  
謫宦南來又幾秋海邦凋瘵不勝憂相逢客路無他語  
說滂談荒淚欲流

一夜拏舟自海濱曉來相見亦情親病中還說吾民病  
疾痛須如在我身

赴九江任

周沂

皂帽書生久異鄉雙旌六月下潯陽一亭先訪徐高士  
五馬重排白侍郎南浦作雲連野濶西山如畫入天長  
此身新沐恩膏重報最何由答聖王

上周海門分運

葛雷

明公聲價重南金喜見星軺海上臨濁俗得沾新雨露  
比鄰咸鼓舊瑤琴魚龍出沒春如許桃李吹嘘花滿林  
荒僻久無風雅調洗心今欲聽韶音

送周海門分運北上

崔第

大隄迴接帝城遙遺愛祠前別意饒邗水清風隨畫舸  
蜀岡春色映丹青心存淮海三千里人遠鶯花廿四橋  
惟有泰東堂上月一輪猶伴紫宸朝

泰隄成作

楊澄

千里禾麻伴草萊范公厥後又成災疏陳丹陛民愁活  
令下寒崖春意回萬丈巨鼇從地起一條周道自天開  
方來同志宜同守絕勝庭栽王氏槐

樂學歌

王良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  
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  
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  
學是樂於乎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孝弟箴

事親從兄本有其則孝弟爲心其理自識愛之敬之務  
至其極愛之深者和顏悅色敬之篤者怡怡侍側父兄  
所爲不可不識父兄所命不可不擇所爲若是終身踐  
迹所爲未是不可姑息所命若善盡心竭力所命未善  
及復思繹敷陳義理譬喻端的陷之不義於心何憚父  
兄之愆子弟之責堯舜所爲無過此職

招虎墩北洋諸子

王襃

溪北溪南幾許程不勝烟柳望鄉情移舟似斷花時約  
燒燭徒聞月夜更細雨啼鶯愁黯黯野樵伐木聽丁丁  
門前恰是滄浪水乘興還來共濯纓

宿南梁韓西疇館遇雪

一宿西疇館心清萬境張似遊極樂國身惹百花香豈  
意天呈瑞俄然夜發光曉臨千片雪又若對羲皇

次東崖師韻

韓貞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八  
今古興亡流水過漢唐勲業竟如何自知道大千鍾少  
誰識心空一芥多碧月光中同鶴舞白雲影裏聽漁歌  
我家原在先天住不落堯夫十二窩

題范文正公講書堂

凌儒

昔賢能化俗千古溢遺芬舊市殘秋社空堂薄夕曛蜀  
人思有淚漢室歎無文一片蒼苔月曾過照使君

潮變有感

何聯芳

望斷滄溟赤水隈密雲橫霧晝難開光搖夜壑流陰火  
響叠秋濤隱地雷雞犬也知隨物化蛟螭真欲逼人來  
饑魂飄泊無依着月黑風高處處哀

鹽丁歎

郭五常

煎鹽苦煎鹽苦灑海風霾恒沸雨斥鹵茫茫草盡枯甯  
底無柴空積滷借貸無門生計疎十家村落逃亡五臘  
鹽苦曬鹽苦水漲潮翻波沒股雪花點散不成珠池面  
平鋪盡泥土商執支牒吏敲門私負公輸竟何取兒女  
嗚咽夜不炊翁媪憔悴衣藍縷古來水旱傷三農誰知  
煎丁同此楚我欲長歌大有年深慚調燮無絲補且以  
仁煦摩且以義鼓舞勿使心如墨勿使政如虎中和一  
致雨暘時煎曬應無當日苦

范公隄

國朝 吳嘉紀

范公勞苦築長隄洋洋潮汐不復西黃壤黑壤接廬舍  
南場北場多鳴雞運鹽措措車在野穫稻蒼蒼水映畦  
老弱嬉游日無擾風俗宛與成康齊遺愛千年東海湄  
只今強半是蒿藜此中啼號有赤子長者試與重提攜

風潮行

辛丑七月十六夜夜半颶風聲怒號天地震動萬物亂  
大海吹起三丈潮茅屋飛翻風捲去男婦哭泣無棲處  
潮頭驟到似山摧牽兒負女驚尋路四野沸騰那有路  
雨灑月黑蛟龍怒避潮墩作波底泥范公隄上游魚度  
悲哉東海黃鹽人爾輩家家是苦辛頻年多雨鹽難煮

寒宿草中饑食土壯者流離棄故鄉灰場蒿滿地無滴  
招徠初蒙官長恩稍有遺民歸舊樊海波忽促餘生去  
幾千萬人歸九原極目黯然烟火絕啾啾妖鳥叫黃昏

隄決詩 錄十之五

庚申七月十四日淘之西隄決俄頃門巷水深三  
尺許欲渡無船欲徙無室家人二十三口坐立波  
濤中五日夜抱孫之暇作隄決詩十首詩成對落  
日擊水自歌境迫聲悲不禁纍纍泣下

田桑溪柳棲野雞洪水西來崩我隄村村稻苗今安在  
川飛湖倒接大海盡說小船直萬錢誰知楫短不得前

一浪打人水半船

今日隨人去築隄明日隨人去守隄颶風淫霖無休息  
土濕泥流積不得杖藜登高看水長東舍西鄰白泱泱  
蝦蟇入門坐蘋上

浮來草屋如浮萍蟋蟀啾啾屋脊鳴家人延頸望天曉  
水作北風寒氣早朽無衣裳無餐空腸瘦骨當狂瀾  
何時有暇愁饑寒

暮年辛苦飼孤孫黃口命倚白頭存餅餌斷絕已兩日  
水中走來抱我膝鷺鷥天上嗚嗷嗷歎息汝祖非其曹  
不得銜汝出波濤

去年夏秋雨澤絕嘉禾枯似翁媪髮今年久雨夏日冷  
黃魚黑鼈戲樹頂無稅無糧官長於吏胥用錢求開徵  
以災爲豐爾最能

贈張蔚生分運

天邊洛水下淮揚興化波濤接海長魴鱖成羣游里巷  
槐榆露頂認村莊未知樂歲逢何日尙有餘民戀故鄉  
召杜藹然來稅駕陰森雪窖見朝陽

城闌漲落散湖雲原隰村墟次第分已見夏畦歸復業  
還借寒士坐論文日熏桃樹庭無訟風入蘭叢室有芬  
茲邑舊稱儒雅俗家弦戶誦又紛紛

東晉書 卷之三十八  
早夜煎鹽鹵井中形容黧黑髮鬢百年絕少生人樂  
萬族無如竈戶窮海色昏昏啼怪鳥榛聲獵獵起悲風  
此中疾苦誰曾問今日張公昔范公  
清晨徒隸掃官衙安穩問閭飛落花僻壤何緣近琴鶴  
往時相望隔蒹葭恤災不覺垂雙淚續命真能活萬家  
惆悵仙舟歌返棹無緣借寇使人嗟

送汪芾斯分運歸錢塘

帆前葦下雁聲悲回首東亭夕照時何日鳴琴重到此  
海鷗隄柳最相思

黃花每入訟庭開今歲花開人已回  
自吟門館靜

分明秋月爲誰來

頗無刁斗近窮檐還喜輸公役不添露水初乾  
新草強梁子弟各燒鹽

范公隄西田父歌飛得蝗來不喫禾雨滿池塘蒲葉嫩  
家家門外鴨兒多

贈汪芾斯分運

孫枝蔚

國家生財地亦恃東海隅大旱日如火海口更何如米  
價旣難平地又不種榆竈戶饑欲死紛紛泣道塗人命  
豈不貴此輩况多愚借米向市門未免聲怒呼黠者復  
不然爭奪在須臾賈客急請兵謂患宜早除使君語賈

客汝計姑徐徐盜賊非得已豈可輕相誣汲黯誠難學  
 發倉亦何須聊當捐薄俸暫活煮海夫商竈為一體兼  
 請往勸渠竈願守牢盆商願助青蚨明日賑粥場頌聲  
 何太麤誰廢采詩官周末及秦初我詩無處陳好善徒  
 區區

河漲詩

戴勝徵

已卯秋八月何阜河水大漲尤甚於頻年余寄家  
 何阜既不可以家為而人事且不可量見此茫茫  
 亦復誰能遣此短歌當哭取此歌之

波濤夜半急打門朝來報道失前村家人慣習恬不怪

一得沒踝能狂奔甌結簷底新漉管濕烟承曉紛如雨  
 瞥瞥游魚頰尾紅早來訪舊空庭中我不如魚蓮葉東  
 蛇緣床角鼠貼枕燈焰青搖北風冷未為黃能我猶人  
 汝物何能同臥寢急呼兒女還出屋譬如古昔仍巢木  
 墻頭候曉色冥冥鼓蛙笛蚓要人聽

大兒糴米遠未歸小兒望眼長苦饑學步何嘗先學沒  
 每從水底手援出濕衣旋解身為溫山妻咽淚從暗吞  
 列坐一臺少長集漲坵半壁月斜陟泥神破廟無顏色  
 晝日陰陰渾似夜時辨粥粥來左罇還撥餘食食汝雞  
 我今同汝為依棲樹頂山腰白瀼瀼褰裳出門定誰向

平生友朋僅有無寧甘濡手相持扶快心昨把絕交書

海潮行

沈聘開

乙巳之秋秋七月三日食時颶風發須臾天色昏如夜  
雨縱風威行殺伐初猶拔木摧民廬繼則崩山震太虛  
十家九家牆盡倒十里九里炊烟少屋瓦蝶散聲琅琅  
屋宇席捲餘空梁人盡水立夜不臥杳無一室留燈光  
此爲城市尙如此瀕海之地復何似夜夜防潮潮不來  
此夜雖防人亦死風聲能使潮不聲毒龍怪鱷驅潮行  
潮行迅駛有如箭翻使風聲居其殿雨工異三怒不敢  
努力助潮如不及海上有墩設烽火尺許何止四五十

潮來一瞬無羣墩側聞其上波濤奔老者斯時甘殉屋  
壯者恃強還出門出門低徊念父母入門復念糟糠婦  
或負或挈相呼號不知何處無波濤遠近呼號方午夜  
有船之家方欲駕其中忽滿無船人船主欲入翻無鏹  
可憐浪湧船難支人人皆作水中屍老者少者及婦女  
入水不得相攜持獨有壯者猶倔強騰出橫波十餘丈  
口噴亂沫如濺珠至死猶然與波抗有船無船等傾覆  
閒有逃者身附木鼃蛇蠱蟻紛求生人附什四彼什六  
自南徂北西迄東茫茫一白何終窮畜產民舍五百里  
盡化爲潮掀冷空君不見范公隄畔屍相藉昔嘗煮海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六  
皆供公家役又不見東海漂來木如山昔爲鹵棚鐵廠  
千萬開海水海水奈爾何又復傷我之田禾海禽飛飛  
無止所啼上減頭枯樹柯

洪水行

秦郵邵伯湖隄水聞與黃河淮泗相表裏湖隄之上曰  
上河湖隄之下何異在釜底嗚呼人生此下河愧不爲  
魚爲鼃爲鼃湖隄一朝突然倒翻以樂土稱洪波洪  
波十丈天上落上官一倍惜民瘼柳枝力役微如雷萬  
夫築障不云弱小民恃此爲長城寧知此足傷其生破  
產買牛事田畝有牛種徒然耕骨肉遞視及兒女柔  
聲忍淚和妻語東家愛子如掌珠十畝九畝無禾黍西  
家瓶盎頗有粟賴彼疇昔忍心醫我今亦欲效其尤直  
待豐年去相贖妻曰此事惟君爲婦人何得專主之與  
其不稼死相藉無寧剜肉俱無饑只恨身多腹與口致  
使兒女不相守兒皮女肉種滿田且穫且泣兒知否兒  
知泣兒兒自傷形影羈孤天一方日遠日忘惟力稼田  
禾且喜過人長田禾過人誰不樂翻覺此身無處着根  
柯椀大復鬱葱今歲有秋定不薄時當五月黃梅候風  
雨連朝不稍宥桔槔帶夜翻田波所出不勝所入驟高  
者之禾何鬱葱下者已入馮夷宮十存六七轉相慶家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八  
破兒鬻非無功是月廿三聞水信一時老幼集成陣彼  
言屯穀之家往往造此言此言溝塍早晚亦宜慎或信  
或疑恣喧闐力既不足乃貪天貪天究是自取敗水勢  
如山非昨年六月望後水驟至倉卒責效何濟事折門  
拆板作田隄人盡水立十日不得睡水作威靈繞岸流  
田岸不崩流不休怒浪撲天聲百里哭罷能使水聲柔  
愚夫愚婦愚誠愚詈天詈佛日無虛詈天不應縱茲水  
詈何胡爲災我舍去年前年禾亦沒貧者痛哭富者何  
咄咄今日富者哭亦慘自言脂膏已盡惟餘骨高者下  
者盡陸沉不愁來歲愁而今來歲尙遙可以遲徊別爲  
計而今此地蹙蹙靡騁饑難食不如棄此懷中赤拋入  
波心飽鱸鮓其父其母等與俱亦有自經登鬼籍死者  
已矣生者寒就食他方乞食難昔買之牛今復賣昔處  
之廬今難安賣牛賣屋滿城隅木石山積人無需百千  
之直不敢賣什一但求售去猶可活斯須嗟嗟民困斯  
已極

萬里誰能及安得鄭俠復上流民圖使我鄉民無菜色

重來海上

龔賢

斷纜斜絳八尺船重來髣髴又經年野河過雨濶無岸  
春草隨風綠到天幾處別離揮涕淚半生遺贈有詩篇

從今欲效虞翻隱無那邱瑩魂夢邊

辛丑除夕

時赴吳門  
呈散里事

朱華

檢歷今經六十年明朝歲月又重遷  
鬢增白髮形雖老書上烏臺志愈堅  
喜得慶雲開萬戶况逢麗日燦中天  
但將方寸酬桑梓生死何須爲我言

已卯仲秋按視濱海潮災詩以示執事諸子

高 恒

使客何緣數問津爲求善政恤斯民  
辛勤電勉須前子慘澹經營在一身  
事就所宜方近義愛惟其理乃依仁  
猶思化險無長策辜負蒼生愧此人

東臺道中

曾 燠

小邑無城郭村圍衆壑深地卑秋不爽  
海近晝多陰野艇囚魚活荒田費雁籌  
水鄉生事儉念爾一悲吟

下河災賑詩四首東亭道中作

伊秉綬

灌水入蟻穴亦有芥渡升堂坳二州五縣民  
安能懸素二載禁波濤河伯不仁風伯怒  
終朝噫氣欲拔樹可憐木葉盡充糧釜甑上瓦舟  
入房房中白髮翁與媪恨非少壯能逃荒一沾

皇仁淚如雨那得貨布來酒漿

城中履繁霜城外滔滔無草黃昔時墀戶入室處  
祇今

東臺集卷之三十六  
舍作蛟龍藏蛟龍慎弗久窟宅中有先人之白骨  
杜鵑啼血江楓殷忍見白浪來排山北不開雲梯關東  
不開闕龍港馮夷驅人作螺蚌豐年餓死海陵倉有水  
無土天茫茫鬻子負鹽過江竄老兵得之擬城旦  
種麥種麥婦子忙臨流一痛沾衣裳眼前半菽不能飽  
暹計將享以雉嘗去年典牛牛未贖羨爾得生且生犢  
吁嗟計口授官糧下官自愧爲民牧

嘉慶乙丑東臺大水感賦

徐崇炯

今之萬頃水昔之萬頃田田盡居水底水豈民所天廬  
居泊海角高樹蠶波巔寡婦對樹哭遙望不得前裏足  
恨茫茫目注此樹邊不見村中人但見村外船空濶無  
飛鳥澎湃如巨川欲渡增太息來往稱長年田忽變爲  
海使我百愁牽

鐵制軍寄賜詩筵誌感

乙丑之夏水洊至田廬汨沒無農事萬石糧儲救災民  
不及家家有美利上官念切籌良策一邑一里謀安置  
東亭地瘠非膏腴一心任郵知好義一呼羣起擁萬金  
滿載稻梁三冬備憂心遂變爲歡心亟加歎賞書以記  
意謂此地無憂矣廣以推之統相示

夏節婦沈氏壽詩

汪楫

東臺縣志 卷之三十一  
十七子歸十八寡遺孤在腹何能捨孤今四十昔五月  
話到當年淚盈把世人介壽喜陳詩粉飾都成絕妙詞  
憑將里語傳高節采入輶軒宜不宜

姪女割股詩

吳嘉紀

姪女名長仲兄嘉紳女也適魯氏居與兄鄰甲辰  
冬兄病女時孕四月倉皇趨省仆地胎墮越十日  
兄病篤產婦入人家俗以爲忌女至門不得入乃  
撫榻哭曰去父咫尺不得一見面那悲號灑泣感  
動鄰里歸焚香竈神前剖左股肉股下寘半枯瓠  
貯血願所握刀鈍恐家人知不敢礪剜久之肉乃  
離股然不甚痛其夕糜以餉兄食之病  
愈女剜處亦尋愈察瓠中血無涓滴也

產婦不入門恨殺舊風俗淚眼徒望望門楣分骨肉肉  
是吾親肉剜以作羹糜婦是愚婦人肅以奉神祇神降

清風生糜香老親豫鈍刀全父子人來看空瓠

南梁曹貞女詩

李沂

玉雖不再偶鴛鴦有定匹受命爲夫婦終身無改易疇  
肯髡髦初問名諏月吉雖無羔雁資大義誓斂日天地  
正厥始誰云俟同室

天大桃李月衆卉萋以菲荏苒邁春陽長大潛深閨豈  
少良媒言薄命行愆期宛彼穠華姿車馬爛門楣我無  
百兩將寧能遂于歸

君子事行役行役胡爲然日子未有室黽勉驅饑寒妾  
如天上星脉脉守次躔君如雲閒月出入靡定端閒身

服闋戒停杼不得歎

慘慘桑榆暉卒卒凶問至傾耳無多言中有决絕字决絕亦何爲死生同此義閔然還房坐輟食甘屢日六親哀我愚開顏互相慰

侵晨起櫛縱堂上拜阿婆再跪申一言女心矢靡他少小奉姆教從一理不磨毀我芙蓉粧裂我蛺蝶羅還顧謝兄嫂呢誓焉用多

人靡不有初保終視歲晏冉冉時物遷忽忽流光變秋至鴻南飛春還燕雙見艱哉匪石心榮華擲朝日令名豈所期同穴非所戀

南梁曹貞女詩

鄭燮

海岸春潮泛栢舟兩髦終古恨悠悠一從鏡破凝紅淚無復粧成上翠樓少小虛教嫺婦德平生未解說閨愁而今垂白空房裏繡得芙蓉不並頭

拚茶于節婦割股詩

孫喬年

世有孝婦自生孝子闡揚母孝孝莫大矣我友于泗爾年失恃泣思慈訓述其原委事在己酉病染祖妣貧費調護躬親藥餌吹燐割電兩月不已牀蓐糾纏身幾近鬼母心憂煎面惟淚洗人急智生憤不顧體斯時昏燈冷如水號泣呼天拔刀而起引臂忍疼力透肉裏淋

滴血痕一瓣置几調和羹湯具陳棘匕食盡病除神速無比股能勝藥於中有理精誠昭格在此非彼是以孝名被諸遐邇感母頌母迄今五紀乃得儒宗給額褒美余也作詩才愧中壘願進輜軒以續女史

安豐袁節婦詩

張銘

節匪苦莫著亦由艱始貞我聞東臺縣袁母標芳名母本王氏女柔弱洵恒情結襦甫三載夫旋隕其身呼搶無告處艱苦更相并有病危母臥床嗚咽聲下有前氏子姊妹皆孩嬰若不早瞻顧舉室全覆傾嗟彼誓死人寒責母乃輕何若曉大義千鈞一力撐代夫畢子職侍養窮心精代夫盡父道撫育勞經營所幸不違願天終鑒其誠奉姑姑壽益教兒兒名成至今里閭內歎羨莫與京今古重名節似此合表明頌揚繫風化豈徒巾幗榮

班氏藝文志祇載書目及撰人名氏而後之作史者因之近郡縣志多彙入各體詩文非古也今凡文之有資掌故者既已分列於各門矣其名人題詠及長篇難於附麗者別編爲上中下三卷如右仍題藝文姑從俗也云爾

東臺縣志卷之三十九

錄四

撰述

光祿校書先求遺籍班本胡盧秘記緜裘業富名

山光昭史冊歲月消磨遂多散失逸事堪傳藝林

載筆做帚千金奚容澌沒志撰述

刺史遺集

梅莊詩鈔安豐周沂著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心齋全集八卷安豐王良著耿定向丁賓校刻

中十場志  
泰

州志心齋文集無卷目  
府志心齋文集二十卷誤  
新

新安陳履祥序略文成夫子曰顏子歿而聖人之學  
亡何亡乎蓋在聖門以顏子者好學今也則亡况以  
後之人乎噫非果學不好抑亦好非學也迨文成出  
而良知一脈直接性善之宗豈非顏子再世而天寶

未亡聖學耶心齋先生其及門弟子也先生未及門時深思力踐已透入性命之奧故遇而傳傳而遇文成之學多有所發明焉鄒錢王歐諸公又多藉所提挈予盱江先師淵源所自不爽失小子履祥神交不翅而命私淑殊甚雨化於是登先生之堂躬承樂學之宗而不建維揚十州縣之會俊又鬱起非徵福先生之靈有是乎惟先生好悟類顏精修類曾勁挺類子輿氏而勤懇造士隱隱尼山父不厭倦之緒其載在鄒子真儒編劉子學案周子聖宗統者言言學人著蔡矣茲語錄者何重修之為嗚呼傳海錯者不在其多爨枵腹者惟恐其少耿司馬表章之意歟先生性真不侈文字而隨人指點散在士林識大識小舊錄未之悉也諸孫之恒等旁搜而增益之稍稍成先生全書世興道也道興世也其有量乎予小子既為孚先矣

心齋則言二卷程泮李祐校刻

中十場志 新府志心齋約言一卷語錄二卷

心齋疏傳合編二卷郡守韋宗孔校刻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東厓遺集二卷安豐王襃著程泮校刻

中十場志 府志三卷 新

太史焦竑序略曰國朝理學開於陽明先生從游者幾遍天下至以學世其家者獨有兩人心齋蘿石是已心齋子五人東厓為其仲學尤邃蘿石子兩湖其見地具漢陽集中學者盛傳之余觀兩湖自得之味深而東厓宏道之力大今東南人傳王氏之書家有安豐之學非東厓羽翼而充拓之何以致此故兩氏之家法相為競爽而泰州為尤著非偶然也東厓歿既二十有四年門人子弟思東厓不可再作則取吟詠應酬之語哀而輯之於是程君泮輩踰江謁余為序竊觀心齋特起魚鹽之中超悟獨詣盡掃語言文字之習諸子繼其後疊疊勿替新新無已可謂盛矣嘗憶東厓南遊都人士陶鑄興起者不可縷數皆從精神丰采得之並莫明某從某語入某從某語進也今徒於殘膏剩馥中求先生不已謬乎雖然謂語言文字足以盡先生非也謂語言文字非先生精神丰采之遺又非也是在學者自得之而已集先生精神丰采之者為林君納王元鼎藏於先生精舍與

傳焉

周易箋註六卷心齋第五子王裕著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古晏溪志上下二卷無名氏著一名泰州西溪志 新府志

淮南中十場志四十二卷天啓五年分司徐光國纂輯

文莊遺集安豐周崇壽著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漁舍遺響富安崔殷著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鹿野集富安崔第著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鹽法志崔第錫誤

崔氏遺稿富安崔三錫著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問心集葛雷著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世德錄萬天民著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臆集何琛朱緯著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文莊遺稿梁梁何聯芳著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考槃集梁梁黃鈺著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南沙詩集栢茶繆貞著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海涯詩集栢茶繆洵著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家藏詩集栢茶繆汝信著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小溪集栢茶徐信著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鹽法志中十場

樂庵詩集栢茶繆志道著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絳蓀子集栢茶繆好言著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大儒族譜十二卷心齋九世孫王之恒編 中十場志 新府志同

明道大意 良知說 誠正解 遜庵集秦潼田狩龍

著志 泰州

重修中十場志十卷康熙十二年分司汪兆璋彙纂

隨軒詩六卷安豐吳嘉紀著僉判汪兆璋校刻嘉慶元

亥邑人繆中重刊

泰州志中十場志新府志同

按陔西詩序其已刻者計東汪懋麟陸廷掄吳周禱  
四序未刻者王士正方一煌二序方序載震祖文集  
王序見悔齋詩序其略云余來揚州三年而後知海  
陵吳嘉紀嘉紀故貧士所居濱海斥鹵之地老屋敗  
瓦苦竹數畝枝拄之蛇虎蒙翳猩鼯啼嘯人跡晝絕  
四方賓客之所不游嘉紀苦吟其中不求知於人而  
名亦不出百里之外余居廣陵去海陵百里嘉紀所  
居去海陵又百里雖見其詩度無由見其人然意不  
能已一夕雪甚風颯窗窸窣街鼓寂然燈下檢篋中故  
書得嘉紀詩且讀且嘆乃遂述筆序之明日走急足  
馳二百里寄嘉紀於所居之陋軒嘉紀感余意為余  
前丹一來郡城相見歡甚始余知嘉紀以戶部侍郎

浚儀周公周公嘉紀以汪楫楫字舟次嘉紀

賦管鮑篇者也竊以嘉紀實日希有才如嘉紀天下

之人不知之鄉曲之人不知之及其妻孥亦且駭異

唾棄之舉世無知之者而獨有一汪楫知之然則楫

之為人何如也今檢帶經堂集無此文豈雪夜燈下

之作不足存與抑或存於他集與附錄以俟參考

宗室紅蘭主人題泰州吳野人先生集詩泰州野人

吳嘉紀一生貧苦數何奇我訪朱襄坐書室偶因其

處得其詩詩中情事何淒絕讀之細細生涼颺調高

句古人莫及巖崖絕壁枯松枝野人之面人不識野

人之詩世所奇野人處世隱其身謝世何能隱其辭

我為付梓傳百世當與李杜相追隨與之同世不同

游鳴呼此恨何能有已時孫枝蔚讀野人集詩兩

打寒牕夜失眠風吹破竈午無烟欲成社老空囊詠

更誦陶公乞食篇高調難堪齊白雪俗情誰解賞朱

絃隋珠楚玉連城壁也恐凶荒不值錢王萃讀吳

野人詩海上吟詩到白頭菱花滿地一沙鷗一生不

出東海路自有才名十五州

汲古堂詩存 哭母百詩

爾爾詞安豐沈時開著 十

場志鹽法志

新府志同

王大經序略曰余東髮與沈子亦季交志同也兩相  
 信亦兩相得計於今三十年顛毛俱種種亦老矣而  
 兩人之貧困猶故也每一見未始不互相笑以為拙  
 於逢世以有此已而相慰也吾兩人之為吾固自在  
 以此為深相得而志同豈惟志同由此憶從前三十  
 年以迄於今凡兩人之遭逢閱歷性情境遇蓋無有  
 一不酷類也余罹家難脫屣先人之遺貲僅以身存  
 亦季生而孤家之窮無侵耗者如之則同余幼年猶  
 事鉛槧既而乃棄去也 同之文辭亦季則純意不為  
 獨專攻於詩其識能 同 要之於枯槁自  
 棄則同余弱冠 同 至及齒亦季亦  
 然則又同亦季奉老 同 奉老父至九十皆  
 倚賴悉俸錢以供菽水 同 亦季婚得  
 余年五十始復娶 同 亦季婚得  
 逮事母而余不逮事吾父為抱痛終大耳而余兩人  
 之性皆慤既強項不能婉時俗又疾惡過甚少不當  
 意輒面斥略不容隱故人人交忌之且騰謗焉以此  
 不合於世固宜吾兩人之貧且困而身且老

年來余惟備書賣文以買醉亦季職鬻山或時鬻

詩易錢以果腹兩人老年之生計亦無復少異歲癸

丑余以纂修場志留東亭將一年則亦季明年六十

矣余少亦季凡六歲晨夕晦明風雨寒暑未嘗一日

離計生平結交三十年聚首之多且久無逾於此每

相對追思從前軼軻顛沛中數十年世態人情歷歷

如昨日事吾兩人皆老而貧不知將來能得幾時聚

聚而得如今日之多且久否能無先後搖落否因慷

慨悲歌繼之以歎息泣下頃之復念自數十年來浮

雲蒼狗華屋山邱金張王謝今昔異觀蓋無往非是

也而吾兩人顧猶得存舊時之面目從容談笑檢生

平詩文出諸篋笥握丹鉛商去取以畀之黎甿豈易

事哉假令造物者豐之以遇合而嗇之以才藻雖烜

赫貴盛傾動一時而氓滅無聞沒世不彰亦季斷不

以此易彼又令當蠅蟻沸羹之時不幸而罹於兵戈

水火轉徙流亡之厄亦事之無可如何而幸而皆免

則是亦季之詩亦季之所恃以為存亡者也詩存而

亦季存矣然而獨名曰存者何也蓋亦季奚囊所積

初散失於兵燹既遺亡於盜賊而披紛棄落於編殘

簡斷者又強半為鼠齧蠹蝕浸淫腐敗於暑濕之蒸

於是乎亦季之詩所存者無幾矣存所存於僅存之中蓋亦幾幾乎存而不存矣憶余曾序亦季詩於二十年前轉盼倏忽聞耳而今茲之感慨咨嗟不覺十倍疇昔在余亦不知其何以如此然亦可見余兩人之拙於逢時不適用貧老終身皆可於詩中見之而汶汶如余亦得附亦季以有聞則不特今日之志同遇詞性情同遭逢閱歷同使異時有知己而好事者泚筆為余兩人作各傳將後世有據而指以為口實者亦莫或不同是亦事之不可知者也書成為述其崖略如此亦季見而笑曰此即余兩人今日之行狀也遂梓而列諸簡端時在康熙癸丑七夕後二日

日怡集

獨善堂文集安豐王大經著錢塘周右校刻

陸舜序略曰人知文章出於薦紳先生而不知出於布衣高士也蓋薦紳先生之能為文章取富貴而上耳即有傳者百不得一人焉而布衣高士其事簡其氣約其心澹其志醇其學專業精其值於境習貧故其力於文益工此牛馬走下室而著史記執戟登閣而草太元少陵七歌而為詩日進平子四愁而治賦

獨精也然則布衣高士其與薦紳先生爭此壇坫矣顧薦紳先生之傳則易而布衣高士之傳獨難王子石袍所謂東海布衣高士耶王子豫章士而實產海陵之東陶其讀書好古下帷而不窺園者有年矣故為文章駕韓而馭蘇若曾歐李柳諸大家且以為口喫而舌強者流已出其集以示余蓋爛如披錦焉究極所學則原本六經根柢史漢唐之比偶且不足齒矧其在三晉六朝而下者乎故其炳烺如日星其滂沛如江河其清潔如冰雪其絢爛如銀漢一言之披駁如抽繭剝蕉焉一氣之澹洄如發風湧泉焉筆墨之變化理窟之勃萃體裁之高妙篇幅之瀚演可謂至王子之文而極矣王子之文而至此極者又豈非以其窮愁而工者哉王子食貧於舌耕冬夏一裘葛而止寸心以內有千古一卷而外無百年出其聰明才智心思日月不以供他事而獨發為文章利名若漚泡富貴如草芥也王子亦何幸而不為薦紳先生而為布衣高士者哉雖然天下之為布衣高士者必如王子而後可稍不如王子者又安可自托於布衣高士而遂驕語薦紳先生者哉昔魯仲連東海布衣高士也高蹈溟渤以義俠而能文章千祀而後鮮

嗣續矣王子其流亞  
歟何人地之相同也

朝尋集安豐王衷丹著

新府志  
王衷誤

陟屺草安豐王言綸著

新府志  
棘人草

嶺雲集

萍寄吟安豐徐發英著

新府志

洵吉存稿安豐周京著

新府志

三禮圖說安豐杜長炳著

鹽法志新  
府志同

天然窮源字韻楸茶姜旦童著

新府志

占存集安豐徐澄著

新府志

耻存集安豐施昌著

新府志

雨軒集安豐傅瑜著

新府志

春草軒集安豐季堪倫著

新府志

算法集要

半舫詩集安豐錢志儀著

新府志

望雲樓集

老竹詩鈔安豐袁嘉裔著

新府志

實齋詩稿安豐季擴鉅著

新府志

五沙詩集安豐杜鴻軒著

鹽法志新  
府志同

晚山詩鈔安豐杜潔著

鹽法志新  
府志同

小篔簹詩鈔安豐施雲標著

鹽法志新  
府志同

椿蔭樓集

小竹詩鈔安豐袁在朝著

新府志

雪崖集楸茶繆葵著

新府志

樹滋堂集楸茶繆賜著

新府志

恕軒集安豐趙學恕著新府志

柳園遺稿栴茶于沼著新府志

覆餘初集二集安豐張世爵著新志

松影閣草安豐程學闓著新志

舫軒近草安豐仇筠著新志

自長吟詩 日下麗澤集 順時錄 海房文稿 依

歸草安豐張符驤著新志

陸舜序略曰子蓋深恨吾友爾弼之窮老不遇也而獨喜其多賢子孫夫張氏多才無遠邇愚智皆知之而子以識路之老馬與君家實世通游好而尤有以窺其家學爾弼為文擅眉山父子之勝敏修雖纂組古博變化無方而胚胎於昌黎柳州者居多至良御則一以歐曾為宗而力追歸太僕總之備承六家不

愧唐宋作者然至其所獨造亦各有自得雖祖孫父子不必其如出一手也良御於文既遠取震川遇詆排者輒抗顏而與之爭如子弟之衛其父兄故持論是當一軌於正予數與之言知其胸中必無膏肓之疾其自信過銳至欲鑽支札之足而登日觀之頭雖子亦不欲嬰其鋒也記予躑躅少年場左提右挈不過二二三兄弟子與詞臣幸着一鞭而爾弼竟投老諸生竊歎科名何足重輕今兩公者皆古人而予亦冉冉乎其將老矣而敬修良御亦屢不得志於場屋然且有撻而濟之者獨能皆以古文名世為時聞人無忝先烈豈不賢歟他日君家三世集成自有能知定其文者夫詩文之難予則何至為諛詞也夫

長嶺編安豐周道著新志

棲山詩鈔安豐夏雲著新志

蕉飲集安豐杜蟠著新志

寄漁詩集安豐陳梅著新志

研下稿富安姜琮著

新

葦灣詩草何垵金履順著

新

碧瀾堂集

理詠堂集流寓安豐寶應人喬寅著

新府志

杜濬序略曰詩之難無體不然而五言古七言律為最蓋五言古詩之源也人每畏其難而不為七言律詩之委也人又不知其難而妄為妄為者始終不知其難則七言律遂絕矣不為者猶知畏難則五言古尚可為也為之有道貴勿守瞽說李于麟云唐無五言古詩此瞽說也此說出皮毛以為漢魏釘釘以為六朝真氣索然使人生厭則是七言律之絕如若敖之鬼而五言古之存如黎邱之鬼耳何足觀乎夫唐人為此體他不具論姑舉其尤者少陵學漢魏而變化於漢魏柳州學三謝而變化於三謝王氏學淵明而變化於淵明此其所以獨妙歟吾代李空同學杜而不好其五言古不識其變化漢魏也高叔嗣學韋而僅得其形似不識其變化柴桑也噫難言哉喬子等五示余以其所為詩他體皆清麗可喜而余尤異

其為五言古詩多於今體蕭遠閒澹按之而深可謂善學王氏者此今人之所不講恐亦無由而知也余故發揮之如此至於喬子脫屣諸生有志於古而思齊魯之一變以幾於道其結念豈僅與王氏等者吾必其詩之傳也信然矣

石桴詩鈔上下二卷

河干草堂集流寓何垵安豐閒

休寧人戴勝徵著

新府志

戴夢麟序略曰吾族散處大江南北閒綿綿葛藟或遠或近實皆所謂懿親也自備官轂下多不能敦叙相往來每於蘇明允族譜序有慨焉歲戊子猥以菲材典入閩省試撤棘後復命過揚州族孫岳子由海濱而來修家人禮投謁於余岳子吾宗之雋也少孤貧力學以期芥拾青紫乃不得志於有司奉母而隱過江卜居遷徙於東陶何阜斤鹵之鄉樂其地僻而釣游可適非逐魚鹽利也胸中奇氣鬱鬱無所吐發之於詩積而久之至二十卷之多袖一帙正余玩味之下和而能峻博而不繁風格直追魏晉寓鮮濃於

澹遠中誠逸響也語以劍劍示人則笑而謝豈不屑與流俗爭短長歟抑勤置致養力有所未逮歟昔何水部贈其秣陵族人者曰坎壈猶賤貧方成天下士其岳子之謂乎詩超曠流美會當有愛而梓之者知不菁華隱沒也因爲序而歸之

鴻志堂集流寓安豐歙人閔琇著

新府志

李秉真序略曰樂府奇古五言高渾自然歌行兼初唐與少陵而成沉鬱頓挫五言律博大醇正排律精瞻不減沈宋五七絕詞約意該音雖闕而情恒有餘所謂天才卓識大力精心以振起風雅者舍閔子誰與歸夫閔子詩工且多如此宜其天下無不知有閔子之人與閔子之詩也乃今詩人充斥籥籥市井多有能指目之者獨閔子湮鬱泯沒以貧餓諸生索焉羈旅於海濱茅葦之鄉跡其平生而各不出江淮若是者何哉閔子終年困頓三載五喪東西南北播越流離生人憂患悲愴之境嘗賦始盡閔子之遇窮窮故人不知也生平負氣絕世俗乘軟態一切貴官富人從不通一刺卽立談問亦不相貸辭色閔子之性

嚴嚴故人不知也厭薄釣名不辨四聲卽登削削嘗謂天地閒何有是行乞之員故肆力斯道二十年未嘗輕出問世如楊子雲著太元意在千秋萬祀後閔子之見遠遠故人不知也今歲授粲南梁諸門人謀盡梓其稿不克先爲就五七言律中梓一千首顏曰鴻志堂近體千首稿以予知閔子之人與詩數百里外遣使徵子序竊謂閔子卽是稿出已光燄萬丈自傳世而行遠不足以予言爲輕重顧予深喜當世共知有閔子嚮往者衆風雅之興端必由此雖不文何辭乎

方麗祖詩文集流寓安豐歙人方一煌著

新

王仕雲序略曰范鎮有言人生如樹花同發或拂簾幌墜裊席之上或關籬落入糞溷之中余竊以爲不然大地聖神而有所未逮是故智愚賢不肖貧富貴賤如寒暑晝夜其得失亦略相等何以言之惟才與命自古難兼吾見逢時而在高位者矣其文詞才識無以逾於中人吾見窮而在下者矣又何才藻之縱橫思理之淵湛也上下千載泥轍斑然昔謂歡娛之言

難工愁苦之音易好馬遷亦云詩三百篇皆發憤之  
所爲作也豈知言工而後愁苦詩至而後有可憤哉  
非無盛德大業之人文章氣高天下者宋儒所云天  
地之理不當就一二人論者也方子麗祖少年卽負  
盛名落筆踔厲矯鶯其所措陷迨無堅壘詩古文詞  
尤蔚然壇坫之間一時推轂者欽其才名扼擘其困  
頓場屋辟薦交至亦旣以賢良徵矣然卒未仕乃枯  
槁隴畝跌宕湖海所如不合棲遲邗上彷彿杜子美  
之躑躅浣花韓昌黎之淪落瘴海也聞聲相思獲傾  
蓋於安豐王公之故里才人不遇翫磊砢之氣騰  
轟華門圭竇中益歎曩所臆度者之不誣也然闡幽  
昭塞責在吾鄙平生無他過人惟嗜才如性命揄揚  
擲擲不敢擬東坡賞曇秀風吹之句若李翱之於孟  
郊王巨之於寇準庶幾似之終不願曠代之才遂同  
埃壻麗祖出所作詩文見示其文雄渾灑峭兼西京  
韓柳之勝其詩沉著工麗在遠徐鮑方近李何且將  
壽之剗刷索序於余余謂方子高文宏辨粹盡一室  
且來高明之嗽乃復懸布國門耀耀天下其窮殆未  
可量乎然旣已臞癯岐途勢同割據又安能舍此趨  
彼傍徨使倚於無可如何之天哉輒以斯言塵其簡

端卽以余爲皇  
甫威明也可

江村詩流寓梁塚歙人程岫著

新

陸廷掄序略曰癸亥季秋天都程雲家至自育梁訪  
子於海陵兼攜野人詩筵以來予識雲家自此始甲  
子秋客廣陵再遇雲家則野人已前死數月矣予出  
詩筵與雲家相對嗚咽者久之先是野人死乏殮具  
雲家實佐佑之野人所居故湫隘時有水潦之災一  
棺在殯幾陸沉雲家慨然曰是子責也顧雲家貧甚  
於是釀金於同人舉未葬之三喪同歸窀穸且爲  
樹豐碑墓側又野人遺稿多放失未梓雲家悉拮拾  
排纘付其友汪悔齋太史發梓爲陋軒集之六卷凡  
數十百篇無一字放失者予亦不覺矍然起拜雲家  
曰吾子賢乎哉吾子非今之人古之人也於是雲家  
客舍去予館咫尺朝夕過從揚摧詩文言及野人輒  
流涕予頗抑佩之雲家曰岫遇他人固不爾也獨晤  
先生則念亡友故不禁涕若縷縻耳其篤於友誼如  
此已乃出江村集示予真摯古樸刮盡浮靡置陋軒  
集中不能辨予又不覺矍然拜雲家曰吾子不獨非

今之人詩亦非今之詩也予自客廣陵見汪子閑先  
吳子後莊郝子羽吉靴行諸詩皆簡潔得野人度矩  
最後讀雲家詩尤心折昔昌黎以古文辭鳴於唐其  
後李翱皇甫湜張籍鄭樵之屬踵接而起而翱名尤  
盛故當時有韓李之目然則江村一帙當與陋軒並  
傳千古無疑也野人之後復有野人盛矣雖然雲家  
之與野人可並傳於  
後世者獨詩也乎哉

碧山草堂詩流寓富安黔人丁僕著

新  
增

鷗亭詩鈔流寓安豐歙人吳枚著

新  
增

古人留一著述古人之心至今在焉然當其身往  
往不傳如昌黎遺集自歐公得之李堯輔家始歸  
讀而表章之前此無知之者他何論已東邑鄉前  
輩所撰述其載於志者今新府志者今

不盡存其存者或無力以梓行而其人則已往矣  
彙而誌之並著其撰述名氏以待後之表微者至  
或集名附載別傳而未見其書則寧從略紀信也

東臺縣志卷之四十 錄五

雜記

宇宙大矣萬彙錯陳研摩掌故讐校區分毋濫毋  
雜其傳乃真雁樓燕冢博物紛綸石言神降魯史  
之文匪言俶詭以廣見聞志雜記

沿海洲上多麋千百成羣掘草根食之其處成泥名曰  
麋畷居民隨此畷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

海上有草名薜其實如大麥七月稔俗名自然穀或曰

禹餘糧

張華博物志

按畷泥也薜草也泥可以不耕種稻薜則自然生不  
待種耳秦州舊志連及之府志因合爲一今更正

漢董仲永之子織女所生也少而靈異數篆符鎮邪怪  
嘗游京山潼泉以地多蛇毒書二符以鎮之其害遂

絕今篆石在京山之陰

在今安陸府京山縣張合宙載

唐開元中杜佑以尚書右丞出爲淮南節度使決雷陂  
以廣灌溉斥海濱棄地爲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  
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隣畏之

唐書本傳

西溪鹽倉卽南唐海陵監也呂夷簡嘗官此手植牡丹  
一本有詩云異香濃艷壓羣葩何事栽培近海涯間  
向東風應有恨憑誰移入五侯家其後范仲淹蒞監  
和之後人因二公詩筆續和者尤多花亦極貴重護

以朱欄不忍攀析歲既久幹高數丈每春花開數百  
朵海濱稱爲盛事范公和詩云陽和不擇地海角亦  
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

宋朝類苑

呂文靖晏元獻皆曾官西溪鹽場范文正乃文靖後輩  
又元獻之壻也至西溪賦詩有句云誰道西溪小西  
溪出大才參知兩丞相會向此閒來或謂公後居政

府時所作未詳其審

參府州舊志

古銅鐘在聖果院唐保大年中浮海至此

晏溪志

聖果院舊有高麗鼓碑其題名云宋淳熙十四年丁未  
四月甲戌文林郎海陵郡丞孫應常作三賢堂記并

東臺縣志 卷之四十一  
書刻石銘於海春軒塔院

晏溪志

邑有地曰葦灣在西溪東北古堰之內相傳昔有三昧大聖泛海舟人不肯渡大聖遂以袈裟浮水上指一葦而往舟人驚爲異人悔失之以物自揉碎其目目竟盲後大聖示夢於舟人謂若欲眼明須以燈油供佛爾舟人覺心益異之至曉具油禱於廟眼果復明里人神其事因目其地曰葦灣灣前卽三昧寺晏溪志周輝在泰州偶倭國有一舟飄泊在境上凡二三十人邀至郡館而食之或詢其風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譯者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第裸病人就水

濱酌水澡身訖面四方呼其神誠禱卽愈婦女悉披

髮遇中州人至擇端麗者薦寢焉名曰度種清波雜志

西溪多蚊使者按行左右以艾烟熏之方少退有一廳更醉仆爲蚊所嗜而死俗所傳飽似櫻桃重饑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據云范文正公詩也

孫公談圃

海堰呂蒙正所治至今屋記尙存後文正公繼往故

堰之成至今爲利孫公談圃

元詹士龍修范公隄得二石一刻逢詹再修一刻景祐

二年八月仲淹記晏溪志

淮南有懶婦魚其脂可燃燭以之照鼓瑟博奕則爛然

有光若照紡績則不復明

述異志

聖果院有古井欄保大中琢舊有綆跡深入寸許後更

合滿其銘亦隨之漫滅蓋活石云

名勝記

安豐崇寧觀鐘以鐵為之相傳神冶所鑄鑄成冶人晨

別去戒曰不暮勿鳴也黃冠凝焉旋撞之冶人甫去

二十里聞鐘聲歎曰聲止此矣

中十場志

西溪聖果院高麗鼓相傳南唐保大中隨海潮漂至者

范文正有詩云千年人已化三昧語空傳唐世碑猶

載高麗鼓半穿

秦州志

范文正公仲淹在海陵時與歐靜滕宗諒劍鶴聯句皆

屬對森嚴造語雅健當時已為難得寶元二年石曼

卿與滕集於闕下始得其備乃用唐楷法書以附九

華書堂厥後代為名人題跋近讀歐文忠公外集內

載此詩乃知歐非歐靜也參之范集又無意或范集

矢收耳蓋滕乃范之相好同年二本俱曰仲淹曼卿

真宗時已死何謂寶元年書是知歐靜則訛也

七修類稿

東臺南三竈等處有鐵鑊高二尺八寸圍丈許口徑二

尺底小於面容可十餘石外鑄八卦形相傳為漢煮

鹽牢盆或曰鎮水物也如邵伯鐵犀之類未知孰是

中十  
場志

西溪鎮有培塿俗名爲泰山明萬歷閒巡司諸某擬建亭其上夜夢一婦人冠帔燦爛語諸曰若置亭我山胡不創宇祠我乎明日諸集鎮人議創泰山神宇捐俸爲衆倡州人爭輸橐焉卽走何梁市木料賈昂其值不售夜忽聞斧鋸聲至曉方已賈懼售之衆又商舊址逼狹將廣之是夕居民遙見一婦人以裳運上四周其山若築狀次日阜忽高二丈餘濶三倍於是遠近驚異爲神卽令首事者朱堅赴金陵構大木以充梁棟前一日其木商之妻夢一神告曰明旦有某

來貨若木若夫毋飾價彼爲我泰山神宇來也婦以語夫夫夢亦如之大驚卽減價售之運木過某壩會羣兒戲壩下木就下勢甚急壓羣兒盡仆訝必死啓視之如故皆神助也殿旣成是爲碧霞宮

晏溪志

西溪武帝廟在鎮東與通聖橋相對其神像本身乃巧匠劉鸞所塑舊南向元末張士誠過此廟宇皆燼神像特轉向北巍然獨存居民異之遂建廟向北至今

祈禱靈應

晏溪志

白龍潭卽仇湖村舊傳有白龍育子於此今梅雨時鱗爪每隱見雲際居人相顧喜曰白龍歸矣其年必稔

陋軒  
詩集

泰山廟多古樹雙鶴巢其枝雌伏卵雄出覓食有狡童  
戲探其卵陰以鵝卵易之鶴不知也久之雌破卵出  
則鶴也雄訝其弗類疑雌與他禽合怒而噪之雌者  
亦鳴不已既而雄者飛去少頃諸鶴羣集視其雛咸  
向雌而噪雌無以自明懸頸於樹枝而死雄悟其冤  
也曉夜悲鳴於其傍哀音淒唳聞者弗忍聽凡數日  
亦不食而死吳嘉紀作詩紀其事

王石袍  
自怡集

富安場薛夏徵藏仇英桃源圖畫卷乾隆四十五年獻  
於揚州

留三日

曰此民間藏物勿以入也其圖絹本長一丈三尺五  
寸廣八寸傳以青綠山水林木田池廬舍人物雞犬  
一如記中所載其精妙莫可言喻今藏邑人劉鑾家  
東臺西村農民築隄衛田甚固嘉慶十年西水至有魚  
腹白似鰻鱔而大千百成羣挾水而來羣集隄下逾  
時水從田中湧出隄立決夜有燈光浮水面數十里  
若遠若近忽聚忽散時訛言漁船爲盜疑其明火夜  
行下河村落無不集衆守望後遣健兒飛棹追之燈  
倏滅但見水頭壁立山湧雷訇而已不數日成沮洳

區或曰此神魚神

嘉慶乙丑以後頻年水患下河田沉民多流離而有草蕩者不耕而獲利倍焉甲戌大旱九月二十二日唐壩等莊草蕩忽於地中生火焚草根深至三四尺業者視之而不能救蟠結愈厚者焚愈烈如是十餘日草蕩百餘頃悉成焦土近不毛者生蓮香聞數里縣境隄內諸河不與江海通無潮汐一日夜分河水忽湧高數尺奔隄岸舟皆震蕩相衝擊甚者覆焉舟人相驚以爲怪仗器從之但見河水若奮鬪狀此竭彼盈倏起倏落良久乃已後聞興泰亦然人以其爲水嘯

云時嘉慶二十年九月初二日也

養和堂徽人賈於東臺者之會館也乾隆二年建中奉呂祖銅像其制奇古有細民業銅匠者竊去欲改鑄物甫入爐頭忽大痛出之卽止如是者三乃悔罪仍

昇歸於堂

以上  
新增

張華撰博物志而終以雜記凡志皆記也何雜乎爾耳治記聞日治記見記不一類故以爲雜也邑志皆分類以記矣何雜記乎爾分類以記記其大者要者其類之所不及記與其所不可不記者胥於是焉記之是故邑志有雜記而邑志於是乎終

爾且命時開日岳信良時不一頁

者天華對射林志而錄以蘇信天志皆

景福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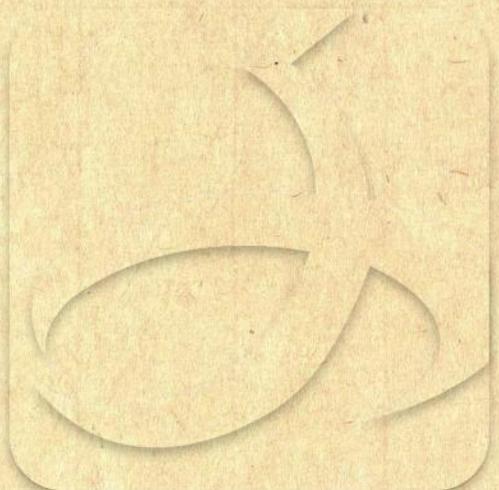
海會  
以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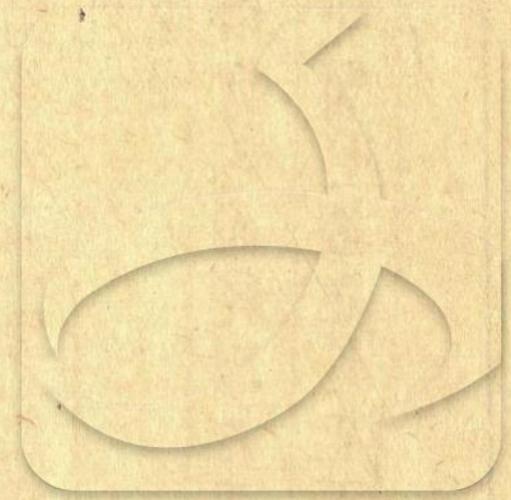
佛補人觀應恐大獻出之噴五

昌麻殿於其時倚古序聯

養味堂燭入質飲東臺

養和堂燭二十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